

任主根鈍

華之會社



卷二第

號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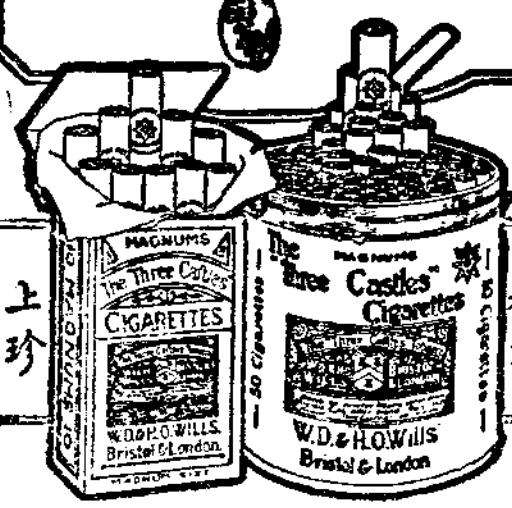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1924.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社 會 至 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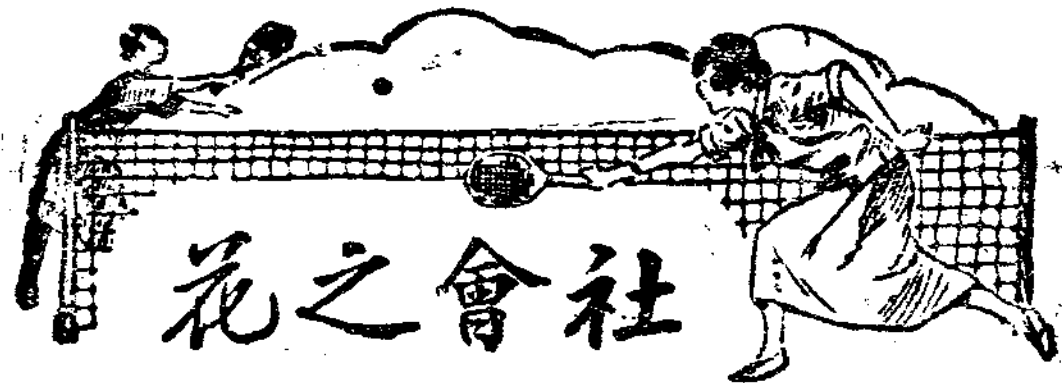


非寶之社所上
 歟者至會謂珍

視人香台
 為咸烟炮大

台 炮 大





花之會社

..... (錄日期一第卷二第)

海上女蘇灘家葉如玉最近影

王芸芳與楊寶忠合影

名伶高秋顰小影

西施梳粧

嫁後

副總裁折白記

李代桃僵記

川中戰禍之一幕

女明星日記之一頁

念奴嬌詞

疑果

抱琴室滑稽詩話

長風

稚芝

劉豁公

笑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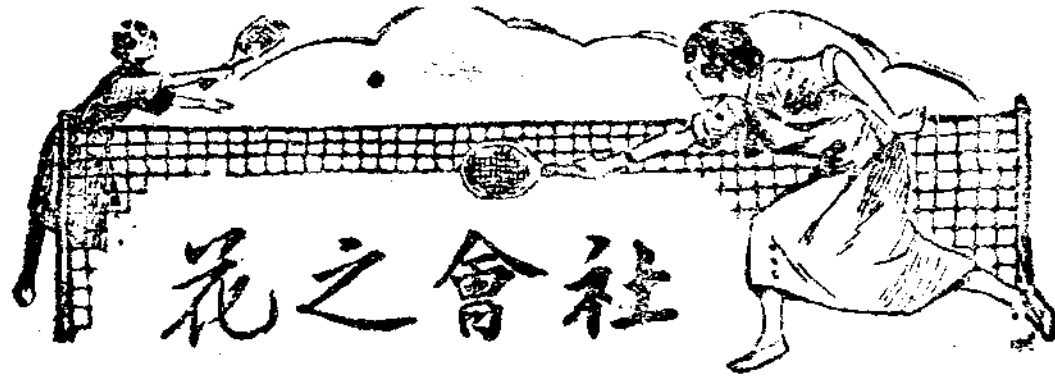
馬二先生譯

劉宣閣

洪士豪

瘦郎王兆霖

603640



花之會社

..... (錄日期一第卷二第)

房停主人.....	沈禹鐘
我的姊姊.....	張仲青
三春雁訊.....	劍舞
王芸芳小史.....	南浦簫客
探險家與紙烟.....	譯美洲報探險隊長佛蘭奇氏之報告
一個自殺者.....	凌影女士
五香茶葉蛋火腿粽子.....	呂雪英
夢.....	卓鏞昌
大舅婆.....	億曉樓主人
溫柔鄉.....	鈍根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韓

海上女蘇灘家葉如玉最近豔影



莫大倫君藏

王芸芳與楊寶忠合影



丁慕琴君贈

名伶高秋顰



心心照相館攝贈

西施梳粧臺



本社藏

後 嫁

風 長

大凡女子嫁後性情習尙輒復不類待字之時爲日愈多則變幻滋可怪也方距此五年之前余過訪葉葉女士葉葉玉體豐豔尤尙新裝時男女之禮防旣撤自號明達則力主社交公開然葉葉能新而悖乎舊且活潑非凡艷之忸怩作態余每于課罷則樂就女士作長談葉葉調談間作出語輒塵其座客焉

余方入室卽見座上已有一婦人蓬髮垢面着不入時之衣製神宇頹敝若患貧血時方袒胸而乳其懷中之兒見客乃急自他戶遁去余叩葉葉彼何人斯葉葉淡然曰彼婦許麗英耳余大詫曰此卽六載前頭之許麗英耶當時豔聲故噪于吳下胡遽散讎至是葉葉曰余正不知其何故耳六載前頭彼爲年十九而已然雅善修飾居恆以鏡自隨卽在學校之中少暇則引鏡重施眉目衣製一線弗協稍御輒復棄去與

嫁

後



人晉接才嫵娟。多姿初不意一嫁。遂幻爲此狀也。面上之垢。度今晨未盥耳。余聆旣微。喟曰。此迨生理上之變化乎。葉葉夷然曰。生理上之變化。又安至此。且生理胡涉于愛好。吾滋不信。六年前愛潔之女。郎能以生理之變化。而令其囚首垢面也。大抵此理至奧。初非恆人所能窺測。若復以尋常科學之理解。而忘加斷定。則殊多謬說矣。葉葉語時。輒雜以喂嘆。而言外之意。則似謂女子之不善葆其天真。乃至墮落。有如傭婦也。

至此。余乃斗憶莊澄娟矣。卽叩葉葉女士。識莊澄娟耶。彼與吾家有通家之誼。六載前方。與麗英稱交際之花。與之晤言。至多風趣。乃嫁三年。孀矣。往嘗過吾家。衣布素之衣。玉容憔悴。幾與前若兩人。卽對客。亦滿面霜華。令人如入冰窖。葉葉曰。孀無論矣。蓋情絲旣斷。心願復爲悲梗。打成粉碎。惡得不爾。顧如吾家瓊姊。雖未可謂天仙化人。然未嫁時。衣履整飭。輔頰如醅。偶一淺笑。盡露其編貝之齒。爲態。正令人魂消。當時我嘗戲謂姊氏。勿笑公園中少年尾姊。弗輟。更與以微笑。則若輩且癩發矣。乃嫁一酸姊夫。亦匆匆數年間。而風韻摧捐。都盡。今則舉步蹣跚。如母豕矣。每張口欲笑。則齟齬。

嶮然有如野狗色既黃黑而齒罅間且嵌以敗葱噓氣中人幾作十日之噫我誠不識世間何以女郎都聰慧自愛而一經嫁人輒儉不可近豈貧賤之能移人耶

余則力持前說曰此卽生理之變化耳蓋春光老去子滿枝頭而環境復有不同人生安得弗呈異象且彼上帝之造人正有類乎藝圃由萌蘖而至于茂盛而至于凋萎在在弗違其程式良以芳時既過雖欲弗萎有所難能也譬如殘柳敗荷更誰復費其剪裁之力卽如女士今日未嫁耳他日果嫁者又安能逃此定律葉葉乃佯噴而低啐余亦一笑出矣

是年冬季葉葉歸余今且將二繼矣顏色消黯渾不如前之妍麗而衣角裙底輒染孺子之遺屨爲狀至可哂也一日忽憶曩話乃戲之曰葉葉今亦不能逃嫁後之變化定律耶不然胡以竟體均染惡臭令人見而掩鼻葉葉大窘旋引鏡窺影亦浩歎曰年事老矣願吾夫或且憎余終日爲二繼碌碌又安有暇晷自濯余急攬而吻之曰葉葉汝非老也特面罩縑紋玉容乃深藏無見耳且我亦于思滿頰無復張緒當年蓋少時才子風流今則詩人老去矣且夫婦相愛當以情不以貌而後好合

益固也。葉葉乃大感而泣。此時澄娟瓊姊皆物化。許麗英則有子八人。披敗絮過街頭。侷僂如丐婦矣。

長風曰。此情界聖人賈寶玉之狂論也。寒夜無聊。率艸此篇。一若爲之詮說。蓋余又着情禪矣。鈍根曰。長風此作。僅爲女子悼惜。而不知大好男兒。一經妻子之磨折。亦無不神銷氣阻。壯志胥捐者。甚矣。婚姻之殺人者也。

●挹翠室滑稽詩話

王兆霖

詩往往有笑中帶哭。哭中寓笑者。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也。王定洋有哭兒詩云。兒來何遲也。兒去安在哉。今日既然去。當初何必來。驟視之。若甚滑稽。細味之。有無窮隱痛。



副總裁拆白記

雅·芝

北京某當局正總裁是個辦黨的人他的姓在七陽韻裏副總裁是個記名公使和張孝若爭過一個外交官因為沒有到手所以調這個缺某副總裁年紀不過三十餘歲還算漂亮一流在這個閑衙門裏終日無所事事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倒是他消磨光陰最好的一個所在近來幾日有一個李僉事的姨太太常常到中央公園散步不知因何緣故二人竟會認識起來某總裁本來善於詞令幾次週旋就鬧得這位姨太太無法脫身但是這位李僉事亦是深於世故的人沒到幾天就偵出一張名片來並且親自接到某副總裁兩次電話他這一氣當然忍耐不住就不許姨太太出門照理而論還算忠厚待人也應罷手誰知某副總裁色胆如天竟敢託正總裁的大少爺到李宅去邀請李姨太太他一個人去也罷了偏偏還帶了一個

副總裁拆白記



婦人同坐汽車而去。這婦人不是別人，是一個蒙古王妃。蒙古王人極忠厚，去年返蒙，被總裁的大少爺把他姨太太騙了去。自己只帶了一個六歲的小王離京（即此姨太太所生）。王走後，這個似是而非的王妃就和總裁的大少爺雙宿雙飛，招搖過市。此次並且敢和副總裁作引線去勾引李姨太太。李僉事遇到這樁事，真是忍無可忍，只得把他們痛罵而去。事後一特簡任官居然作出拆白的事情，實屬藐無法紀。就將大略情形託人在報紙披露，並負文言之責。望某某速為改過云云。

「社會之花」與「蒼蠅蚊蟲」

社會之花是一種很有趣味的小說旬刊。裡面載着許多名家的作品。令人百讀不厭。茶餘飯後。手執一卷。何等有趣。蒼蠅蚊蟲。喧擾不清。令人煩惱。何等可惡。若是向勞合路南京路口。聯益貿易公司買一種新發明「愛戮蟲」捕蠅蚊器。讀時懸放在旁邊。那就可以滅除牠們了。價目每具售洋八分。現在為優待讀者起見。如聲明由社會之花介紹。向該公司購買。那每具祇售洋六分。郵購郵票足收。寄費在內。所費頗小。而可以滅除蠅蚊的煩惱。增加讀社會之花的趣味。何樂而不為呢。啊啊。

上海南京路勞合路口聯益貿易公司



李代桃僵記

劉豁公

大連左近有村落背山臨水風景絕佳居民百數十家率以農業屠沽自活村中有小學校一生徒三十餘人男女參半一日課畢散學日影猶高諸童方集樹底捉迷藏俄有女士自校珊珊出長裙革履姿態如仙行時悞踏枯枝作微響一童子以巾覆目張兩手作勢迴旋摸索聞聲疑爲伙伴伸臂疾攬牢握女裙羣兒嘩笑曰阿三捉得先生矣童去覆仰視歡呼曰姊乎女笑撫其首曰然汝濡滯林間老父且怒阿三懼俯拾書囊曰吾歸家遲姊同餐矣跳躍東馳諸童亦散女躑躅空林低頭視地心中似有所思忽一長瘦中年人額髮蓬蓬髭根繞頰自樹後探首遙窺俟女近躍出遮邀曰佩芸妹何來吾

凝○盼○欲○死○矣○語○時○黃○齒○巉○巉○狀○如○饑○獸○出○其○枯○臘○之○手○強○捉○女○臂○女○縮○手○斂○避○曰○吾○有○事○鄰○村○無○暇○閒○
話○此○僮○猶○欲○相○鬻○聞○有○人○聲○至○廢○然○他○遁○女○得○脫○縱○步○前○趨○俄○有○僮○背○少○年○左○足○微○蹇○折○花○盈○握○恭○伺○
道○周○見○女○脫○冠○爲○禮○且○獻○鮮○花○女○受○花○微○嗅○曰○愈○亦○凡○先○生○佳○乎○僮○者○大○樂○方○欲○更○進○諛○詞○女○忽○移○眸○
他○視○面○容○頓○異○取○懷○中○日○記○簿○裂○片○楮○如○箋○席○地○以○鉛○筆○作○狂○草○復○選○毋○忘○我○花○一○小○朵○貫○紙○如○簪○頻○
頻○近○吻○投○向○溪○水○中○俄○頃○已○逐○奔○流○而○逝○女○臨○流○佇○望○如○不○勝○情○意○者○花○容○無○主○乃○以○萬○縷○柔○情○託○此○
清○溪○紅○葉○流○到○人○間○耶○在○此○溪○流○轉○角○處○一○上○等○青○年○人○儀○觀○至○偉○方○據○石○磯○垂○釣○瞥○見○有○簪○花○短○簡○
旋○轉○中○流○急○以○釣○竿○撈○取○拂○視○僅○寥寥○數○語○曰○（折○花○寄○愛○於○秋○雪○帆○先○生○君○見○此○花○幸○毋○忘○我○佩○芸○
贈）雪○帆○讀○畢○如○奉○綸○音○鄭○重○納○諸○胸○際○揚○臂○遙○招○曰○芸○妹○趣○來○吾○釣○得○比○目○雙○魚○矣○女○噉○應○曰○信○耶○
披○花○拂○柳○而○前○僮○背○者○望○女○去○遠○蹲○視○地○上○遺○花○曰○汝○命○薄○如○儂○遭○人○唾○棄○矣○
佩○芸○薛○姓○畢○業○於○女○師○範○方○欲○更○入○大○學○會○母○氏○遘○病○卒○遂○留○家○撫○弟○爲○本○村○小○學○教○員○同○居○尤○有○孀○
姊○友○愛○逾○於○恆○人○父○國○賓○爲○亡○清○武○職○鼎○革○後○還○歸○故○里○年○事○既○高○性○尤○暴○躁○村○童○皆○望○影○而○逃○翁○有○

遠。戚。曰。田。九。者。嗜。酒。無。賴。廣。有。田。園。鄉。黨。呼。爲。酒。鬼。無。與。論。婚。彼。涎。佩。芸。美。極。力。諂。事。薛。翁。女。心。鄙。其。人。藐。不。爲。禮。而。田。九。求。鳳。之。念。愈。堅。爾。日。邀。女。深。林。即。欲。償。其。慾。望。不。料。女。心。別。有。所。屬。也。次。日。佩。芸。講。修。身。學。引。華。盛。頓。兒。時。伐。樹。事。勉。諸。生。曰。汝。曹。聽。之。生。人。惡。德。無。如。文。過。飾。非。華。盛。頓。幼。不。欺。父。故。能。爲。世。界。第。一。偉。人。小。阿。三。忽。攙。言。曰。吾。必。終。身。不。打。誑。語。女。曰。佳。哉。吾。願。汝。爲。華。盛。頓。第。二。也。迨。搖。鈴。散。學。遂。沿。溪。往。覓。雪。帆。阿。三。初。欲。隨。行。女。揮。使。速。去。且。曰。吾。浼。彼。爲。我。釣。鮮。魚。歸。佐。晚。餐。也。俄。有。小。女。曰。阿。寶。者。躡。足。潛。追。佩。芸。覺。詫。問。何。爲。小。女。曰。吾。欲。往。隔。溪。採。杏。耳。佩。芸。曰。水。淺。揭。裳。可。渡。但。以。小。吻。親。狄。先。生。頰。彼。載。汝。登。岸。矣。阿。寶。如。言。索。抱。雪。帆。喜。果。以。兩。股。爲。橋。梁。須。臾。達。岸。佩。芸。招。手。曰。吾。亦。病。涉。先。生。爲。我。圖。之。生。益。喜。馳。回。肩。女。曰。今。日。鍾。大。夫。負。得。楚。非。矣。佩。芸。吃。吃。笑。不。休。甫。至。中。流。生。忽。折。回。原。路。女。駭。詢。何。意。狄。生。迴。面。笑。曰。成。例。可。援。君。不。能。先。惠。渡。資。耶。女。赧。然。親。吻。爲。報。旣。渡。女。採。升。樹。杪。摘。果。盈。筐。語。生。曰。君。先。送。阿。寶。歸。吾。更。上。高。枝。別。尋。佳。果。俄。見。狄。生。返。女。僞。爲。墜。樹。倒。地。呻。吟。詭。云。折。足。生。大。駭。抱。女。馳。歸。實。則。雪。帆。所。居。爲。別。業。初。無。眷。屬。僅。一。老。僕。司。炊。因。置。女。溫。榻。揮。老。僕。往。覓。

藥瓶已則蹲身爲女解襪履女瞰其不備戲蹴生肩生五體投地回頭駭視則女已盈盈起坐笑容可掬驚曰君足痛愈耶曰吾實未傷何來痛楚適與先生戲耳生悟並肩偃坐軟語溫存兩吻時時接觸似此斗室中愛情充塞呼吸胥含喜氣忽老僕持溫水一盃蹣跚至前曰乞主人以此飲女郎兩人驚醒立斷詞鋒生斥其多事揮杯覆地女瞿然起曰暮色已深我不敢久留矣匆匆握手爲別

女未至家時翁已先歸阿三方在院中跳躍見翁至逃依長姊翁環顧不見佩芸怒詰阿三曰汝二姊何往者阿三囁嚅曰彼彼翁力擒其左臂曰汝何言阿三痛極擬以誑言自脫繼念姊方勉我學華盛頓奈何行僞答曰彼往覓釣魚之秋先生耳翁疑女不貞憤欲致死俄女忿息至翁大罵曰妮子無恥尙敢見我耶女涕泣自陳無過翁益怒曰女子夜行有何佳事啓抽屜出利匕首姊氏大驚急急引身翼妹阿三應聲而號翁以匕首授女曰毋多言入室自盡可耳女受刀痛哭而入姊弟亦倉皇同往女擲刀枕畔哀呼亡母阿三探懷出餘餅曰姊腹或飢試嘗此味女搖首不應哭聲愈悲阿三無聊游目四顧幻像環生瞥見樹影橫窺狀如巨鬼取刀作勢遙擲曰醜物汝乃窺我乎言時誤觸矮窺立仆於

地適田九造謁翁語以適間事忽聞有人仆地作巨聲翁失色太息田九奔視見佩芸無恙喜極舞蹈而出翁曰死乎曰未也阿三觸物而仆耳惟芸妹已屆婚期果爲吾耦當以兩頃良田爲聘翁沈吟良久曰越出田契此女屬汝矣田果馳歸覓契翁閉目堅坐經營腦際良田姊謂女曰亂命安可從妹當暫避鄰村徐回父怒猛虎不忍食其兒何況人類女悟急檢衣物作巨裹躡足自後戶出意將宵遁會田挾契至見狀驚曰汝身屬我何尙思逃女大怒曰汝何人敢預吾事田九示以地契曰此卽汝身代價汝不知耶遂遮道不聽行撐拒間翁已聞聲至田九出契上翁翁審視納諸胸際女大哭曰老父奈何鬻女翁叱曰納綵行聘有何疑議汝敢抗我是不欲生矣立揮酒鬼挈女行捉臂狂馳如牽羊豕酒鬼所居在此村極北四無居鄰出入恆挾刀自衛方行過長崗時似有一人影顛頓尾諸其後酒鬼方懸揣新婚之樂初未介懷俄抵家啓扉推女入作愴語曰吾家陳設非佳惟歲入爲全村冠君爲主婦一生喫着不盡矣女奇痛徹心百無聞見心中但有逃亡一念時時引目視扉酒鬼已覺遂閉諸寢室自解外衣擲榻上出覓酒瓶痛飲女環視室中見小窗如竇距地甚高廢然歸座瞥見彼衣囊中有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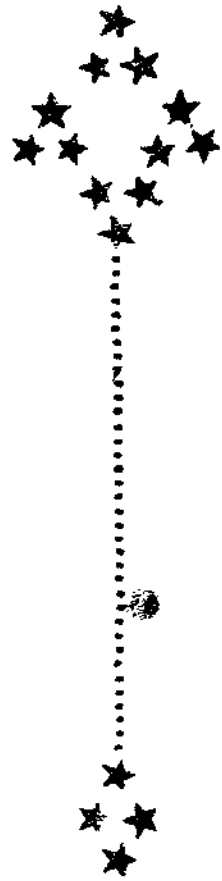
柄突出閃爍作光因握刀自擬其喉旋覺周身悸動十指如僵太息擲刀昏臥俄田九踏踉入酒臭蒸騰就榻強親女吻女驚醒狂呼求救忽槍聲大震此儻已飲彈死女昏惘中奪門狂竄行至一榆樹下頽然倒地僵臥如屍一僮背少年引領四望狀至張皇見女驚曰天乎君乃在此耶抱起趨一疊石爲牆之老屋入門大呼曰祖母趣來吾救得是人至矣媪聞聲趨視曰彼非薛氏女耶胡憔悴若此因拂榻臥女以溫水沃其頭面女呼吸稍調顧仍昏迷不醒少年嘆曰果得花露者女當立醒顧吾家未嘗蓄此計惟以花氣蘇其肺腑耳遂採野花環榻如西人之吊祭亡靈者復蹲伏榻前一親其纖指喃喃自語曰今後當無人與吾爭愛矣

雪帆自佩芸去後挑燈自理釣絲忽阿三奔至語以酒鬼逼婚事生驚問曰若父在家耶曰否彼在村肆夜飲耳雪帆馳往酒肆見翁方與酒徒轟飲數之曰君曾列我戎行奈何鬻其生女翁曰茲事與君胡涉生握拳抵几曰酒鬼敢凌辱閨秀吾誓不與彼同生語畢馳往覓田九遙望殘燈欲滅慘寂無聲推扉入視見酒鬼僵臥血泊中旁置手槍一具徧覓不見佩芸倉皇中納槍衣袋奔語村衆曰酒鬼爲

人殺死矣。衆驚曰：誰殺酒鬼者？生曰：是則安知今後當不面此猶醜之儉人。此殺人消息立時佈滿全村。警察已挾醫士齊集屍場檢驗。聞發現此案者爲狄雪帆。問生：夤夜何故入人家？生以實對。警察曰：然則酒鬼之死，或君所樂。薛翁攪言曰：彼在酒肆中已宣言不與田九同生矣。警察檢生衣，果得手槍彈丸已缺其一。遂指爲嫌疑犯，繫送法庭。此英偉青年已百口不能自解矣。

讀者當知深宵救女者，卽爾日贈花之愈。亦凡彼久萌愛念，無術進身，今得此機緣，百計爲女郎醫病。願女若明若昧，忽忽已數晨夕。一日亦凡手探名花，跪置佩芸枕畔。女夢中誤挽，亦凡頸喁喁述其情。悽亦凡豈極肺葉相擊有聲。女伸其纖手上下撫摩，忽觸其項後之孤峯，縮手驚呼曰：君背部胡乃墳起如駝，然則非我狄郎矣。迴身面內，緘默無聲。亦凡知女所愛者，仍爲雪帆。初未垂青，及已情場失意。萬念俱灰，力爪其後脊曰：此處胡爲多骨頓足悲啼狀如癩，發繼念失此愛神。雖生何樂果狄生論抵者，此女決爲情死。我卽倖逃法網，此後光陰亦入冥冥之長夜。今惟忍痛須臾，全彼多情眷屬。佩芸病起時，果知我以生命救其夫婿，必且時時念我，但得美人紅淚，略灑墳台，則九原亦瞑目矣。計決遂微。

親女腕袖藏利刃。奔赴法庭。至則秋生已將受死刑之宣告。亦凡大呼曰。殺田九者我也。幸長官釋此冤禽。全堂大愕。亦凡曰。彼夜吾挾手槍尾。酒鬼至家。隱身窗外。見彼欺凌弱女。憤火中燒。遂自窗外發槍猛擊。女乘間飛逃。吾亦擲槍。遽逝。旋見女暈仆樹陰。遂冒險昇歸。調養。今方在吾家。倦臥也。法官曰。殺人者死。汝亦知乎。曰。知之。語畢。舉刀一揮。血花四濺。衆人趨救。見氣管已斷。萬無生理。既得真兇。案情大白。秋生見釋。欣然送女甯家。薛叟經此鉅創。宗旨亦變。遂以女許雪帆。成禮之日。夫婦同製花圈。往弔俞生之墓。見亦凡祖母白髮盈顛。方以濁醪酌地。痛哭亡孫不已也。



川中戰禍之一幕

笑儂自成都寄

四川的戰事。自從民國十一年十二月開幕後。一直打到了十三年三月。差不多足足打了十六個月之久。纔算稍爲完結。但在這戰事經過的時間中。兩方面的軍隊。你衝過去。我殺過來。當然是互有損傷。殊值不得。他們大軍閥們的介意。我們也就可以不管。他然而地方人民。因戰事所受的損失和蹂躪領兵的大軍閥。又何嘗顧及呢。那麼我們

又何敢亂談呢。但是因着本身上所受的痛苦。至少也要拿一兩件來談談啊！咳。現在我要說的。是民國十二年九月。熊克武軍與劉存厚軍。激戰於川北閬中的時候。中間底一件事。這時劉部的田頌堯一師。方佔據閬中。虎視着川西。大有即日進取成都之勢。這時熊軍的大部。完全卻都在東道與楊森軍相抗。因

見了北道閬中方面的風色不順。爲了穩固後方防務起見。遂在東道抽調了喻培棧的全師。回兵北顧。進取閬中。於是這北道的戰事就開幕了。川北人民的潑天大禍也就臨頭了。

當這場戰事將接觸而未接觸以前。熊系的喻師出了一張佈告。內有兩句道：「大軍過境。雞犬不驚。」其實他經過的沿途一帶。除了糴米。豬牛。搜盡捉完。外所有的——雞呀。犬呀——早已被那「大軍」一古腦兒的捉來。嚼了一個。一掃。東方。麵。糖。糖。那裏還有來驚的呢。真的啊。雞犬不驚。聽說這位

喻師長還是民黨的健全份子。那在黃花崗死難的先烈。喻大將軍便是他的乃兄啊。同時這劉系的田師也出了一張佈告。內有兩句道：「大軍一到。玉石俱焚。」本來這川北所處的地帶。山勢綿延。石質物卻也不少。然而他們大軍。何曾去焚着絲毫呢。他所焚的末——就是——唉——就是我們的住屋。啊。論理呢。那些山林樹木。未嘗不可供給他們的燃料。但是大軍老爺們的尊意。以爲這鮮濕的樹木。那裏及得乾燥的屋料好燒呢。並且拆毀民房。以後還有許多適意的事。在其中啊。苦只苦了我們老百姓。一旦失了。



財產的窩藏。只好餓着肚皮去做那穴居野處的故事了。——唉——這是何等慘酷而可悲的事啊。——天呀——豈是你願意賜給我們的啊。——唉——「玉石俱焚」但是這田師長呢。他不是會受高等軍事教育的軍官生嗎。

轟轟——砰砰——「殺呀上啊弟兄們前進啊」這時那震動山谷的大礮聲夾雜着密如爆竹的步槍聲和着這搖旗吶喊聲還有那淒慘而最難聽的是軍號奏的衝鋒聲一齊並起真是血肉橫飛風雲變色噫這是什麼事「王老師臥在巖洞內很奇

川中戰禍之一幕

怪地伸起頭來在洞門口問着」你不曉得麼開了火了啊「陳阿二立在洞前的一顆樹下神色驚惶地回答着」

老師又問道聽說街上的房子已差不多要拆完了真嗎阿二回說這陣子你還說街上的房子就是大老爺的衙門也拆了啊老師聽了這句話嚇得縮頭不迭把全身都躲在被窩中間去了阿二還在樹下昂起腦壳聽熱鬧呢。

一隊全武裝的兵士都倒提着槍飛步齊向着樹林深處搜索前進他們最當先的一位兵士猛喊道看啊——敵人——他那敵字



還。未。說。完。手。中。的。槍。已。砰。的。一。响。如。閃。電。般。
飛。出。一。粒。彈。丸。說。時。遲。那。時。快。這。彈。丸。已。將。
立。在。距。離。他。們。約。有。五。百。米。遠。一。株。大。樹。底。
下。的。人。打。了。一。個。腦。漿。迸。裂。而。死。同。時。這。些。
兵。士。們。還。以。為。那。人。是。詐。死。的。連。珠。般。又。放。
了。好。幾。槍。一。齊。把。刺。刀。上。了。挺。槍。直。奔。大。樹。
而。來。

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婦。人。抱。着。一。具。血。肉。模。
糊。的。尸。身。搶。地。呼。天。般。哭。着。說。——兒。啊！
——娘。守。了。你。一。世。你。就。這。樣。的。拋。着。娘。去。
了。麼。天。呀。我。那。年。輕。的。媳。婦。與。那。未。滿。週。歲。
的。孫。兒。又。怎。了。啲。——兒。啊。——你。候。着。罷。

我。們。娘。兒。婆。孫。也。快。要。來。伴。着。你。一。路。去。了。
啊。

王。老。師。呢。此。時。已。將。他。的。位。置。由。巖。洞。內。進。
展。到。洞。外。了。雖。駭。得。鐵。青。着。臉。但。仍。抖。着。破。
竹。般。的。喉。嚨。喊。道。——陳。——陳。太。婆。呀。快。
——快。別。哭。哭。了。——來。來。來。了。說。着。很。迅。
速。地。仍。蹲。身。進。洞。去。了。

嗚。——你。跑。你。跑。——砰。砰。——這。時。那。抱。
尸。痛。哭。的。老。婦。人。已。應。聲。而。倒。這。班。兵。士。們。
麼。真。能。盡。職。啊。馬。上。就。實。行。他。們。的。搜。索。任。
務。起。來。王。老。師。——唉。王。老。師。——他。是。平。
時。反。對。強。權。主。義。者。啊。這。一。下。可。碰。着。強。權。



的壓迫了他不惟不敢像平時坐在茶寮裏大談其反對強權之論而反被這班負有強權的軍爺們硬指為敵探捆縛着同牽羊一樣牽往他們營裏去了。

為國干城的營長真能憫念民生啊尤其是對於這被縛進營的王老師能大大的施以憫惻而特施以憫惻當這般軍爺們向他報告拿獲敵探的情形時營長正躺在榻上大抽其鴉片煙很不經意的喝道「這老東西諒也幹不了什麼放他滾他娘的蛋罷」在這個時候的營長或者是明鏡高懸洞鑒了一切罷然而我們王老師真如死囚遇赦連

川中戰禍之一幕

謝也不及向營長道得一聲忙着回身便走那營長的護兵還瞧着他笑呢

王老師抱頭鼠竄似的跑了一程猛見路旁電線桿上張着師長的禁令道

擅入民家者斬

拆毀民房者斬

藉故搜索者斬

誣良為逆者斬

老師一面瞧着上面點頭嘆道畢竟是仁義之師與眾不同啊

★ ★ ★ ★ ★
★ ★ ★ ★ ★
★ ★ ★ ★ ★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煙

風 行 萬 里



先哲有名言。長
 城國之寶。今有
 長城烟。尤令人
 傾倒。色鮮味更
 佳。遠近馳名早。
 諸君吸此烟。可
 以解煩惱。實業
 賴以興。利權賴
 以保。寄語愛國
 人。毋忘此烟草。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公 司



女明星日記之一頁



馬二先生譯

美國電影界女明星羅師孟 Ethel Rosemen 自述其成功之經過。初其夫史太福 Steve 阻其投身影戲界。羅怒決意離異。此段日記即其離異後之次日投宿於紐約旅館時之情形也。

譯者識

十月二十二日 今日居然得到我所夢想之地矣。記得詹美士曾云「小兒之世界祇是瑩瑩之聲使人煩惱。」我今日之情形似之矣。攘往熙來的人羣流水般的和我接觸。直似置身大輪之中。無時息止。儼執筆方欲有所書。忽另一思想陡然而起。將前一思想打破。結果竟不能成一字。人言都市中人多聰明。以我觀之。聰明未免太過。碎言喧雜。衆聲交錯。幾如遠處放大砲。令人心悸。各種顏色之燈光。照耀使人目爲之眩。我所居之旅館窗上。遙對電光最繁盛處。無非是各種廣告。若口香糖、綿織品。

早餐所最新之游樂場所最時髦之餐館等。我到此間真是鄉下人進城。另有一個世界也。

我坐在窗口。默想着。向遠處最高的電燈眺望時。我覺得這紐約市彷彿是我個人之大商店。我或者即憑藉此商店。可以致富。我想至此。即見遠處電燈組成一字。其字非他。乃「成功」也。最奇者。電光照耀字跡分明。絕非閃爍不定。毫不含糊。我當下疑爲夢境。急拭目再看。幻像已復寂滅。誠乃大奇。我此時勇氣忽覺陡增。返坐於寫字檯側。振筆而書。自覺天下雖大。我乃一無所畏。前途之成功。可操券也。

雖然。異鄉不易處也。矧乃飄零如我者。憶我未入此室之前。曾到旅館四處。皆遭拒却。其故維何。即因携有愛犬。俐哥（犬名）而已。據云。此乃背於定章。當我第四次遭拒之時。我問於旅館之執事曰：「然則我將焉往？」彼云：「此間第四十八條街。有一寄狗之處。姑往寄之。與彼再行設法可也。」彼說話時。俐哥頻搖其尾。昂首視我。若解其意。而乞我相憐也者。嗟乎。物猶如此。乃欲我與之分離。終夜耶。我無甯抱之。露坐於火車站。以度此迢迢之長夜也。

既抵第五旅館執事人注視我之柳籃而問曰「客其携犬者耶」蓋我屢遭擯拒之後忽得一策卽檢附近肆中購一柳條小籃藏俐哥拉內以爲可以混過矣不料仍爲窺破然又不便誑言萬分無奈祇得略略點首執事曰「此乃違背定章但此物如能安靜者客須注意看守勿使出入似尙可以通融」說時彼卽從住客銜名牌尋得一空室卽以鑰授余曰「此室每日租金四元浴室在內最相宜者也」我聽罷不禁暗吃一驚四元一日在家鄉不但可住最佳之屋且可並伙食在內矣然事已至此尙復何說但求不再遭擯拒耳因急點首彼又叮囑曰「慎請留意客之犬」我此時欲強笑以報之顧乃不能反而淚下一僕役代挈行囊引我至電梯側自去

入室之後急閉門臥牀上少憩且无暇將俐哥從柳籃中取出而此犬亦居然甚安靜蹲於籃內一無聲息我仰臥於牀默思每日四元之代價實爲昂貴特此牀尙溫軟舒適姑取以自慰耳又念姑母陸雪贈我支票之餘款僅足支持數星期之旅費在此時期中必須能得一機會方可生活且此數星期中尤須購辦零星用品故此後須留心撙節以資應付靜俟事業之成功我此時姑且苦中取樂享受

此室之安適。正在百念交繁時。忽聞電話機鈴聲叮叮。急起接筒聽之。初猶以爲我夫史太福。或有悔心。跟蹤至此。相尋不然。或旅館執事。又因犬之問題。前來有所干涉。心中甚惴惴。詎一聆之後。乃知皆非。是僅爲電話接線人之誤接而已。

我此時心少定。取紙振筆。疾書此一日之經過。然而心身已疲。詞無藻飾。亦不及多書也。

念奴嬌

劉宜蘭

六月六日偕諸弟往莫愁湖觀荷

湖山佳麗。襯千秋慧業。幾人商略。恨葉愁根。渾不似中歲。詎傷飄泊。暗翫紅妝。同憐翠影。多少心情。落茶餘。斷守俊遊。如此擔閣。遙想輕步。凌波。嬌顏躡鏡。羞煞蓮娃。魄只恐。零裳容易。冷眼底。風光非昨。清露凝香。涼颺咽。晚負了芳菲。約亂蟬聲裏。歸來好景難託。

疑 果

洪士豪

一所很幽靜而不多人到的公園裏面。每天約摸在四五點鐘。光景總有一個年在二十歲左右的女郎進去散步。伊每晚出入總是一人。從沒有人與伊一同遊玩。伊的遊法與平常人亦多不同。伊進去之後必擇一處陰暗的地方埋着首。默默地坐下。及至樹上的鳥一陣陣歸巢了。伊方才舉步回去。日以爲常。彷彿是伊逐日的課程。

有一天。正是暮春天氣。女郎在園裏坐着。面上現

出憔悴而隱痛的樣子。既而徐徐的又歎了一口氣。那時後面忽然有一個西裝少年大踏步跑到女郎身旁。呆呆的站着。女郎抬頭一看是他。也就停睛向他凝視。這二人心胸中似都蓄有不可語人的隱情。所以見了面。開不出口來。

過了多時。少年用低微而極勉强的聲音說道。心妹。我以爲吾二人今世無再會之緣了。不想竟能在這裏邂逅而遇。想你嫁得如意郎君。早把我拋在腦海之外了。少年話未講完。女郎已珠淚滿巾。低着頭。仍是不語。少年又苦笑了一聲道。莫非你心裏恨我不願遇見我麼。唉。雖然你我既已見面。

了。你總得給我一個機會許我剖解剖解你前此對我所有的疑團我爲你把這事宣佈之後我內懷隱痛外受譏評明知有人挑撥然究不知你因何起疑清夜捫心雖未行過大德然不端之事素所不爲奈何愛我如妹也會悍然下此辣手可歎極了女郎聽到這裏方收了淚用黃鸝似的喉嚨答道我今已有所覺然亦不知人家因何下此計出此言我到今還是不明不過羅敷有夫我身已非己有不講罷了少年急道我爲此事竟夜不能成睡者三月從前何等強壯今則劫餘之身已如臨風楊柳瘦弱不堪的了你今日不講我死了眼

也不閉的呀女郎苦思多時方道我對你何嘗無情不過此情如何被旁人的一句話打消連我自己也不能答覆當我二人進行最烈的時候忽有許瑛女士說你早有外遇有一天看見你同一個女子在法國花園裏遊玩少年至此已聽得怒氣冲天跳將起來咬緊了牙齒道這奴才可恨極了我那天却明明見她同一個姓金的男子在法國花園裏携手同行這姓金的家有妻妾不事正業許瑛還同他到過杭州在旅館裏雙宿雙飛臭聲載道那個不知我不說她她倒來說我她來約我出遊何止五次她固然抱着人盡可夫的宗旨但

我甯願一生做光棍。豈肯覩顏娶她。女郎聽了似有所覺。忙道。坡哥勿急。我當初固甚疑惑。今已釋然。不過疑果已成悔之晚矣。少年不耐道。難道這一句話。就是催殘我兩人愛情之唯一利器麼。女郎道。同時還有人講起你同玉妹的事。此節我當初也很疑你。少年笑道。這事我不願置辯。因同是社會上的活潑份子。雖屬異性。亦難免稍有接觸。然而並無絲毫情字作用。人言如此。我亦沒法自解。不過天日可質。我自問於心無愧就是了。但我萬不料你會聽信這般無價值的人所講的話。看來你的疑心也太重了。你是通文達理的人。怎麼

會被這一個疑字造成這麼一個結果。我當初聽得雨生也從中破壞。雨生與我本有夙仇。我滿擬搜尋證據。和他在法庭相見。請他一嘗鐵窗風味。然又恐連累了你——唉。你我在末次談話的時候。何等恩愛。何等親密。你還約我第二天出外去遊玩。誰知這般圓滿的一件事。會忽然受此打擊。傷心孰甚。而你又忍把此事告人。益發使我難堪。回首前塵。真足令人心碎呢。女郎至此哭益甚。淚如雨下。少年見伊哭亦哭。二人嗚嗚咽咽。涕淚縱橫的。又講了足足有一個時辰。但是語音極低。幾不可辨。後來少年轉向伊安慰一番。大約這女郎

因○遇○人○不○淑○想○起○了○舊○事○故○有○這○種○喟○歎○懷○衷○的○
悲○狀○

自○從○這○次○之○後○這○公○園○裏○就○少○了○一○個○女○郎○的○踪○
跡○

● 挹翠室滑稽詩話

瘦郎王兆霖

利川周薇泉。東方淳于之流也。曩同余負笈甬上。以余家近穿山。戲呼余為穿山甲。一時學友。好以此徽號相加。余雖惡之。無如何也。卒業後。薇泉漫遊滬漢。余亦淪落他鄉。三年間。音問寂然。丁巳秋。寄余一緘。展閱之。絕無寒暄語。中書絕句一首。詩曰。千里迢迢寄鯉魚。瘦郎今日瘦。何如勸君藉此穿山力。攻破人間萬卷書。寥寥二十八字。問候勗勉。兼有之矣。而其滑稽口吻。蘊蓄不露。非個中人。幾不能扶其妙處。

居停主人

沈禹鐘

生活上實地表現出來的活劇。在人生的舞台上愈演愈見得真切了。我們不論到什麼地方只稍稍加以觀察的工夫。而再用有統系的眼光來整理一下。便可以看到社會生活中心的解剖下來的一段了。以上的一番議論。是一個人從他的居停主人的一面觀察所及而發的話兒。他本是個生活的屈服者。在上海租了人家一間餘屋。作為他生活的地盤。那個居停主人是在一家洋行裏當大寫的。每月賺的薪

居停主人

水約有一百三四十塊錢的數目。在現在資本勢力下充了個僱用人員。這樣的收入。可也不算少了。他的地位。也可以列入上等的勞動階級。居停主人的家裏。他們夫婦倆之外。還有兩個女兒。三個兒子。都是很幼小的年齡。內中一個兒子。生下來還只三個月咧。只是有一事很奇怪。那個居停主人每天除了依時到寫字間裏去辦公外。其餘的時間。都是一步不離的枯坐在家裏的。從不會見他到外邊去玩過一次。除非他夫人叫他出去購物。才偶然借着特例而到外邊去跑一次。要是他自己要想走動走動。那腦筋簡直沒有這種念





居停主人

頭呢。他在家裏頑頑孩子和他夫人說話兒。似乎很有些兒趣味。毫沒覺得煩厭。直可算得是盡忠於家庭的人了。他平時也從沒和朋友們往還。除了寫字間和家庭之外。簡直不再知道。有其餘的事兒。在旁觀的人看起來。像他這種生活。枯寂是枯寂到極點了。可是他。却只是安之若素。絕不表示一些不稱意的樣兒。出來。似乎是早已看破一切人世的浮華。只有家庭是個安樂窩。旁的都不在他心上。咧。

那個房客在居停主人的屋子裏住了稍久。彼此便漸漸的熟習起來了。晤面時。便扳談些話兒。起初。還不過是些敷衍寒暄之語。彼此心上

二

都存着客氣。後來晤談的次數多了。於是便像朋友的一般。談起話來。總是很高興。他們談話的時候。大概都在黃昏的當兒。居停主人往往走到房客住的房間裏。二人便隨意談起話來。不論有話和沒話。照例總要說幾句的。

吃過了晚飯之後。一天的事情。是已經告了一個段落了。有一次。居停主人走進房客住的房間裏。那房間的地位。非常狹小。除了一張床之外。只設着一隻桌子。一隻椅子。其餘便沒有迴旋的餘地了。那時房客坐在椅上。居停主人便在床邊坐了下來。這是他們賓主一定的位。置。不單只一次是如此。居停主人坐定之後。接着

微微的歎了一口氣道。家庭真是個累人的東西。而房客突然聽了這句話。不覺暗暗詫異。因為平時看他這般誠忠於家庭。對於家庭似乎很有濃密的趣味。現在他忽然說出這句話來。便不能不使人聽了納罕。房客問道。你這句話還是。指別人一方面說的呢。還是說自己的。居停主人道。別人的家庭。我也不知道如何可以妄贊一詞。我委實不過說我自己罷了。房客道。你也不必說着這種牢騷的話兒呢。據我想來。像你每月收入的進款。很可以敷衍家裏的開消。並不十分困難。況且你現在還只三十多歲的人。已經有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人們說起來。

居停主人

總要稱羨你好福氣。有些人垂老無兒。膝前寂寞。要是見了你這種情形。不知要羨慕到怎樣地步咧。居停主人正色說道。你這話委實誤會到極點了。世人見人家兒女生得多的。確然大家都以爲有福分的事兒。可是這種心理簡直完全與人生觀相違背。一個人有了家室兒女。到底增加了不少的負擔。使自己一些也不能自由。此中的况味。說來也是可歎呢。你住在這裏已經多時。難道還沒有見我那種枯寂無味的情形麼。我的故鄉自己原有房屋的。並且內地生活程度也低些。我早叫他們搬回鄉間去。一來可以節省些金錢。二來我在上海也可以。





居停主人

減○少○些○束○縛○我○雖○這○麼○躊○躇○滿○志○的○想○着○可○是○
竟○不○能○得○到○我○家○庭○的○同○意○我○老○婆○只○是○執○拗○
着○不○肯○搬○回○去○他○這○樣○不○能○體○諒○我○我○還○有○什○
麼○話○可○說○呢○房○客○道○你○在○上○海○做○事○帶○着○家○眷○
到○底○一○切○都○比○較○便○利○些○兒○像○我○只○為○沒○有○把○
家○眷○帶○出○來○所○以○常○常○要○感○到○作○客○的○寂○寞○你○
既○已○以○客○為○家○了○原○可○不○必○再○搬○回○去○多○費○這○
番○周○折○居○停○主○人○道○在○事○實○上○論○起○來○確○是○無○
須○搬○回○去○不○過○從○我○的○一○身○設○想○使○覺○得○搬○了○
回○去○有○許○多○利○益○你○想○我○現○在○每○月○所○賺○來○的○
薪○水○一○到○手○裏○便○盡○數○要○交○與○我○老○婆○我○自○己○
連○半○個○零○用○都○沒○有○却○像○做○了○個○居○間○的○人○過○

四

了○過○手○就○算○了○因○此○我○每○天○除○了○辦○事○之○外○只○
得○枯○坐○在○家○裏○朋○友○也○沒○有○了○社○會○上○也○不○知○
道○有○我○這○麼○一○個○人○了○像○這○樣○的○做○人○還○有○什○
麼○意○味○呢○房○客○道○你○的○話○兒○確○也○不○錯○不○過○你○
夫○人○一○定○不○肯○搬○回○去○的○你○們○同○在○上○海○住○慣○
了○一○時○要○分○離○在○兩○地○種○種○都○要○感○受○着○不○便○
經○濟○固○然○可○以○省○了○可○是○生○活○上○的○單○調○因○此○
却○益○發○增○加○出○來○所○以○我○可○決○定○你○不○會○有○當○
真○實○現○你○計○劃○的○一○天○的○啊○居○停○主○人○快○快○的○
說○道○話○總○是○這○般○說○的○搬○不○搬○我○也○只○一○個○主○
張○罷○了○照○現○在○的○情○形○而○論○要○叫○他○們○離○開○上○
海○確○是○萬○萬○難○成○事○實○的○不○過○做○女○子○的○一○方○

面也該替男子設想。設想生活上的負擔。使男子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才是像我現在在家庭中。好像到廟宇裏去燒香。禮佛。老婆和兒女。差不多是廟中供着的一尊尊佛像。動也不動。瞧着我誠心虔意的禮拜他們。他們輕輕易易的享受我的香火。而我自己除了燒香禮佛之外。却沒有一些娛樂的事情。這是多麼枯寂而單調啊。居停主人說到這裏。深長的嘆了一口氣。房客聽了。心上不禁動着同情的感想。半晌才說道。燒香禮佛。廟宇式的家庭。這個比喻真確切極了。只是進香的人。燒過了香。禮過了佛。還該走到山前山後去遊散遊散。才是至於這種。

居停主人

燒香禮佛。原是不可少的事啊。房客從此便了解了居停主人的人生觀了。起初對於他的種種懷疑。現在已經完全解釋了。在房客的自己。他鄉作客。辛苦贍家和居停主人。的情形。却也沒甚差別。但從比較上看來。總覺得居停主人。雖然一面感到許多生活上的艱難。可是一面多少也可得到些家庭的安慰。不像自己。遠離鄉井。索然受那羈旅的况味。其間究竟還有個分別咧。居停主人以後仍舊每天總要走到房客的房間裏去談天。所談的話兒。總不外乎生計的一面事。或是談到現在社會上事業的成功者的





居停主人

歷史彼此都很有興。居停主人的愛和房客談話彷彿在他枯寂的家庭裏開了一個趣味的花園。一般他委實認爲很可以借此消遣他的無聊。啊。房客在晚上往往要做他日間未了的事情。可是居停主人走來和他談天。他並不以爲虛耗他的時間。而厭恨。不論談話的時候是長是短。他總很表示歡迎的態度。有一晚。居停主人到他房間裏談得有興。不覺過了兩個鐘頭。那話兒還沒有截斷。那位女居停連連催他丈夫歸寢。居停主人却只不理會。仍舊談他的話兒。他老婆以爲房客晚上也須做事的。這樣去打擾他。不免要使人心中有些兒生厭。因此

六

便暗暗把他丈夫惱着。末後便不則一聲。回到自己房裏去把房門緊緊的門上了。那時居停主人正談得高興。那裏知道他老婆竟效那閉門推出窗前月的故智。足足又談了一個多鐘頭。才別了房客出去。一走到自己的房門外。正待推門進去。那知竟牢牢的關着。便高聲喚他老婆開門。他老婆在房裏只作沒有聽得似的。並不答應。接着又喚他女兒來開門。那知他女兒也沒有一聲回話。他在房門外等了好久。心中有些不耐煩了。便厲聲責備他女兒。道。才他女兒在房內回話。道。母親不許我開門。我也是沒法。我要是開了。被母親責打起來。如何是好。

呢。他女兒說過了這幾句話。他老婆也冷冷的說道。這一人有一人的事情。人家晚上要做事的。你偏偏一些兒不識趣。只是趁着高興高談闊論。去打擾人家。現在你精神既然這般好。今夜索性不必睡了。居停主人一壁打着門一壁說道。快開了罷。別多說了。他老婆冷笑道。你想開門麼。老實和你說。這房門今晚關了以後。便不能再開了。居停主人這時胸頭一股怒氣。捺了又按。捺了又捺。欲發不發的。忍耐着。後來全虧房客走出來替他說情。那位女居停才算看了房客的情分上。勉強把門開了。這一段趣史。要不是居停主人專喜和那房客談天。也就不會

居停主人

演出來了。不過他們二人從枯澀的生活裏。不能找到真正的趣味。因此便結了無聊的伴侶。便不知不覺的彼此都把談天當作是富於生趣的事兒了。唉。這大約是枯澀的生活的反響罷。

房客照例是每隔半個月要回家一次的。他的鄉心時時被居停主人的家庭所引動。便格外不能淡忘了他的歸期。這一回他離家的日子。算算又滿了半月了。這天晚上。居停主人又走進他的房間裏來。只見他正在忙着收拾東西。居停主人問道。看來你明天又要歸家麼。房客道。正是。我這回出來了半個月了。所以我明天





居停主人

一定要回去一次。說時臉上現着很高興的樣兒。居停主人在旁瞧了他一回，才慢慢的說道：你每隔半個月，便可以得到一次歸家的樂趣。鄉心的甜蜜，我從前也曾嘗到過的，可是現在

家眷帶在這裏，我的枯寂的客心上，再也沒有添上這種樂趣的機會了。因此我委實羨慕你，羨慕你縱然束縛在生活中，而精神上却還有一些自由，足以使你得到安慰啊。

八

挹翠室滑稽詩話

王兆霖

滑稽詩太過則近俗，不及則寡趣，免俗饒趣，方可朗朗上口。有甲乙兩詩人同客，滬相距較遠，甲旋里過乙家，乙囑其探詢其妻，已否分娩。甲來滬後，以事冗未卽往晤，乙焦急甚，卽改王維詩一絕以詢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吾山妻，豚兒產生未？甲閱後亦改王維詩謔之云：空房不見人，惟聞人語響。窸窣入深閨，和尚臥床上。乙閱罷連呼混帳不置，此則謔而虐矣。



在那月明如畫的夜裏，我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方形的窗框，月光射進來，好像一塊白色手帕鋪在地板上。案上昏黃的煤油燈，我因為有損月光的潔白，因此索性把牠吹滅了。這不很大的房間，受了地上月光的返照，也不致十分黑暗。微風從窗中吹進來，牀上白洋紗的帳子，微微地動着。於是把我的視線吸引到牀上去。頓時我沉潛在心府中，很深刻的印像，又映到我眼簾裏來了。這床是我睡的，但是此刻我眼簾裏所見的，彷彿有一個瘦小而直挺挺的尸首橫在上面。這不是我的姊姊嗎？姊姊是死在這床上的。那時候的我，祇有十四歲，但幼稚的腦膜上，卻深鑄着這死後的一幕。至今回想起來，這歷歷



我的姊姊

張仲青



如。昨。明。本。來。睡。夢。似。的。人。生。終。有。一。個。醒。的。日。子。這。算。不。了。特。殊。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姊。姊。的。死。確。有。使。我。悲。哀。而。至。於。放。聲。痛。哭。的。價。值。我。現。在。想。到。伊。的。死。後。而。又。聯。想。到。伊。的。生。前。以。致。於。我。最。初。的。有。知。識。脫。得。世。界。上。有。我。姊。姊。的。時。候。這。其。間。融。洩。的。樂。事。每。每。因。為。觸。着。眼。前。的。景。物。而。不。時。的。回。憶。起。來。在。月。明。人。靜。的。夜。裏。格。外。容。易。引。起。我。的。思。潮。便。像。溫。故。書。似。的。一。頁。一。頁。有。統。系。的。溫。着。

這。時。候。我。才。四。歲。罷。我。便。在。家。裏。開。始。識。字。塊。兒。父。親。不。大。高。興。教。我。於。是。這。個。責。務。就。卸。到。伊。身。上。了。伊。教。得。很。認。真。居。然。做。了。我。的。嚴。師。然。而。於。其。說。伊。嚴。還。不。如。說。伊。慈。來。得。確。切。因。為。伊。同。時。又。留。心。我。的。飢。寒。飽。暖。這。時。母。親。已。有。了。弟。弟。伊。便。補。慈。母。所。不。及。而。留。心。到。我。伊。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啊。然。而。那。時。我。並。不。因。為。伊。愛。我。而。還。愛。伊。因。為。我。覺。得。識。字。是。沉。悶。無。味。的。事。而。伊。偏。時。時。督。促。着。我。識。字。所。以。我。對。伊。簡。直。覺。得。可。畏。而。可。厭。了。唉。現。在。呢。像。我。這。樣。懶。惰。的。性。情。雙。親。老。了。不。大。管。我。恨。沒。有。一。個。像。伊。一。般。助。父。母。所。不。及。而。時。時。督。促。我。的。人。真。是。一。件。最。痛。心。的。事。啊。



到了六歲。我的功課。便由識方字進一步而讀書了。『天地元黃』的千文。自然也是伊教的。然而繼續我識方字的。還有人咧。原來我的弟弟。這時也四歲了。伊於是又忙了許多。弟弟更比我頑皮。他時時停着不讀。有時竟爬上了桌子。把方字也攪掉了。伊好好的說不聽。只好用嚇的計劃了。伊走出房外。在房後別一扇門上的洞中。把眼張着。又把手指在門上亂搔。做着可怖的聲音。弟弟聽了。回頭看時。又見洞中亮晶晶的眼睛。他怕得幾乎哭出來了。伊於是走進來。對他說。這是老虎啊。牠專咬不肯識方字的人。你如不聽我的話。牠就要進來了。假使你立刻好好兒識方字。那麼我可以叫牠去的。伊又故意對着門道。虎大王啊。你去罷。他已經肯好好兒識了字。果然弟弟便很用心的一字一字識下去。再也不敢哼半個不字。這種嚇騙的方法。在現時用新的眼光看來。似乎很不合於兒童的教育。但伊這時還沒有滿廿歲。論理伊自己還該受人的教育。並且時代不對。新教育還沒有人提倡。伊不過照伊良心上。要教弟弟們讀書識字。一時說不聽。不得不想方法來使他們聽。從那麼伊真可謂苦心孤詣到極點了。



這時還有我們的小姊妹也同我們一起讀書。伊自己也請父親上了幾行左傳或一篇古文。我們讀着帶便監視我們不許偷懶。一室中四個人朗朗的書聲盪漾到外面去。在對河走過的人都以為是很興旺的一個家塾。那裏想得到做先生的就是我們的姊妹。並且伊自己一半還當着學生呢。

歲數一年年大起來。我對於姊妹的敬愛心也隨時增加。因為我漸漸曉得姊妹的確是愛我們。伊督促我們讀書。是希望我們好。但是伊這時已不能常常伴我們讀書了。伊有時還要。做針線。不過仍坐在伊讀書時坐的位置上。伊在空暇的時候也喜歡看看小說。伊看了更講給我們聽。我們聽得都津津有味。有一天正是嚴冬的時候。天上下着雪。鵝毛似的隨風飛到窗裏來。望到對河接連的房屋都似玉宇瓊樓一般。姊妹正看着紅樓夢。因對我們說。我們最好也有大觀園一般的花園。那末我們雖不及他們飲酒聯吟。那般風雅。但我們也能夠披着斗篷。帶着氈帽。學那踏雪尋梅的故事。或則幾個人聚攏來。做個很大的雪彌陀。供在亭子裏。面那豈不是件很有趣的事嗎。我因為也曾聽伊講



過紅樓夢便笑道這也不難。只要我將來賺了錢。把幾萬銀子也蓋造一個三里大的花園。那時姊姊就是出嫁了。假使到了歸甯的時節。不是也和元妃省親那麼一樣熱鬧麼。唉。當時無知的豪語。到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迴腸盪氣。不能自己。啊。潦倒窮途的我。非但沒有力量造這麼一個大花園。就是退一步。打算將就些結幾尺竹籬。蓋三間茅屋。風塵因頓之餘。在此中飲飲酒。種種花。領略些清閑風味。還是件絕對不可能的事。又如伊到今去世。已將近十年。假定我就是有力量造這一所大花園。那末伊所希望的踏雪尋梅。做雪彌陀等等。也只可化鶴歸來。償伊的宿願。人事不常。那時候那裏想得到現在的悲痛呢。

又過了幾年。那女子們必須經過的一個問題。也要臨到伊身上來了。伊於是忙着置辦一切。對於我們的功課。自然也來不及注意了。其時我起了一種幻想。以為女子爲什麼要嫁伊。假使能夠常常住在家里。伴我們讀書。豈不很好。同時我又察看伊的神氣。確然時時有不忍離家的表示。有時和母親低低的談話。不知怎樣眼眶中亮晶晶的。意會有

淚珠咧。

在伊嫁前的一月。我們有個親戚。要到杭州遊西湖去。教父親一同去。伊聽了。便說。也要去。母親說。日子近了。你日後不是一樣。可以去麼。但伊執意不肯。並說。一個人活在世上。快活的機會很少。能夠常常到名勝的地方去游玩。自然再快活也沒有了。不過我們女子真正難得有機會。這次不去。不知又要等到幾時。說不定。從此竟沒有日子……伊說到這裏。母親連忙掩住伊的口道。你少說些罷。我準你去。就是了。於是伊歡歡喜喜的跟着父親去了。唉。伊說這幾句話。似乎竟是預懺伊從此以後。果然沒有再到西湖的機會。還幸虧這次允許了伊。不然伊豈不是死有遺憾麼。

伊嫁後第一年的歸甯。似很快活。伊嫁得很遠。所以一年中祇能歸家一次。母親很高興。款待伊們也非常殷勤。我初見了伊。似乎很陌生。住了幾天。才漸漸恢復了原狀。不過心中默忖。女子出了嫁。怎麼自家人倒當伊作客人了。去年和今年一樣。一個伊。怎麼大家的看待卻兩樣了。然而我覺得。這終是女子的不幸。家常便飯那裏及得來客客氣氣的。





真切呢。伊第二年歸家。只住了十多天。就去了。第三年上。伊歸來。已是帶着病了。伊因爲伊們那裏沒有好的醫生。所以到家裏來就醫的。又聽得附近碼頭上有一所外國人開的醫院。名氣很好。伊就想到那個裏去醫治。在家住不到幾天。便趕了火車到那裏去。住宿醫院。伴伊去的。就是我那小的姊姊。伊們去後。倒天天有信來。起先總說好些。不道後來這好些的套語。竟不加上了。末了。竟說病勢一天不如一天。再住下去。將要不能出院了。我們曉得不能再事因循。便連忙派人去接。這次我也去的。到院中看見伊。確比進去了。時更不好了。黃蠟似的面孔。一些也沒有血色。睡在鐵床上。要人扶了。纔能起來。於是只得叫了轎子。送到車站。再由人扶到車中。下車也是這樣。一到家中。伊已乏得不堪了。就睡在我現時所睡的床上。不道伊從此竟沒有離開這床。直到伊的死。

暮春的夜裏。月色滿窗。對河樹上一隻怪鳥。發出可怖的啼聲。令人毛髮悚然。庭中幾竿脩竹。微風吹着。瑟瑟的像下着雨一般。伊在這時候漸漸的人事不省了。於是室中的哭聲。把窗外一切的聲息都掩過了。論理伊在吾家的地位。似乎不很重要。但伊是個忠厚。



而溫柔的人家中沒有一個不愛伊在這哭聲當中已知道衆人哭伊的悲傷的程度了。我看了伊瘦不盈握的病骨又回想到從前讀書時候的神氣不由得淚如泉湧又想到我自從到這世界上伊就和父母一般的愛惜我。我這時沒有知識不曉得因伊的愛我而也去愛伊。到了剛纔有知識伊就出嫁了。現在想來我簡直很對伊不住。我雖把一副熱淚去哭伊。但伊已不曉得了。縱使哭煞也是徒然。我正在忖着的當兒伊忽然清醒過來。執着母親的手糊糊塗塗的問母親道。我可是在家裏麼。母親剛才答了一句。是的。伊已閉着眼與世長辭了。伊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伊到臨死還不忘記家裏家裏就是父母兄弟姊妹所在的地方。那末伊明明是不能忘情於父母兄弟姊妹啊。然而伊到底不能不拋棄父母兄弟姊妹而跟着死神走了。我常常癡想。或者伊死後的靈魂在泉壤間還一刻不停的想着家裏呢。所以我後來曾讀過幾首哭姊詩。中有兩句道。「思家莫向清宵立。明月春風叫子規。」姊姊啊。你的靈魂到底在那裏呢。你可在我的夢中給我見一見麼。



我想到無可如何的時候，月光忽然給一片浮雲遮住了。室中頓時黑暗起來，我覺得床上的姊姊冉冉地起來，走到我面前對我說：「弟弟，你還記着我麼？我正待回答，可是月光依然出來了。我的面前並沒有姊姊的蹤影。唉，這真是姊姊的靈魂麼？或者是我的幻想。」

三春雁訊

戲爲鈍公寄夢履之作
嵌海上小說家及本旬刊編輯人名

劍舞

分。手。而。西。神。馳。夢。逸。梅。花。點。點。寒。夜。相。對。難。眠。雲。月。淒。淒。黃。昏。照。斯。
旅。舍。我。心。匪。鐵。樵。樓。更。鼓。愁。聽。卿。意。如。雲。繚。繞。天。邊。獨。鶴。庭。空。未。掃。
綠。何。得。月。偏。多。樹。影。婆。娑。生。愁。每。因。觸。景。孤。燈。蕊。小。青。光。照。我。修。函。
書。成。就。枕。綠。衣。人。計。時。可。到。

本 祕 傳 眞
傳 祕 醫 神 佗 華

● 祕方流傳 ● 靈藥一味 ● 華佗不死 ● 氣殺名醫
安徽亳縣姚文襄公手抄華佗仙方二十卷。按方試之。奏效如神。乃知確爲真本無疑。而論者每謂華佗方書。盡被其妻火焚。未免傳聞失實矣。此書一出。不獨有病治病。同超苦海。卽無病之人。亦可藉以防病。誠有功德。會不淺哉。至神膏瀉藥。以及麻淋散愈風散灌腸術按摩術等。尤先生獨得之祕。而爲名醫所不及知者。

連史 二紙 厚冊 一實價 一元 六角 西印 一紙 厚冊 一實價 一元 大洋

本 眞 代 古
傳 祕 相 神 輅 管

古來論相。必以管輅爲第一。有希夷老人陳搏所製序文。內所述男女全身各部相法。至詳且極。確由極正當。證驗尤大。欺人。比江湖。訣專以言欺人。禍關頭。書而研究之。則禍福。外。早而已。然胸臆。可格。意。或不然。逢凶。且。能預知。難逢凶。且。

▲終身禍福 ▲壽命長短 ▲營業利鈍 ▲婦女貞淫 ▲疾病吉凶

▲境遇順逆 ▲財運衰旺 ▲子孫賢愚 ▲子嗣有無 ▲結局善惡

連史 一紙 厚冊 一實價 一元 六角 有光 一紙 厚冊 一實價 一元 大洋

華佗 不死



管輅 重生

王芸芳小史

南浦簾客

花衫王芸芳。今春來滬。奏技共舞台。期滿輟演。值更新改組之會。復羅致之。巍然台柱。於是滬人耳目。濡染芸芳之名。再深一度矣。余觀芸芳之劇。歸來輒展誦他人之品評。惜少得當之作。而素以老評劇家自翊者。亦多違心之論。夫芸芳天賦敏慧。藝術進境。逾絕恆人。使能循此以往。虛心研究。弗誤歧途。則劇界後起之秀。不難期諸異日。若惑於目前之虛譽。沾沾滿足。故步自封。吾當爲芸芳惜矣。芸芳之初至滬。林屋輩捧場不遺餘力。滬上皆震於其名。相率和之一時。聲譽鵲起。甚且比諸荀程。其感滋大。芸芳之藝。果臻爐火純青之域耶。恐非盡人所敢答也。蓋芸芳學藝之經過。成名之始末。果何若者。耳食之徒。率所不詳。宜乎隔膜之論評。缺充足之根據也。吾草是篇。就憶及者誌之。俾願曲家爲參考之一助。歌壇史乘。則吾豈敢。卽芸芳見之。當識余意存免勵。而不以爲忤也。

芸芳之最初歷史。鮮能道之。卽芸芳亦靳不告人。據云山東兗州產。爲匪襖去。有邱子良者。以數千吊錢贖歸。遂父邱易名邱步武。厥後赴歷城藝劇研究社。演各種新劇。爲社會教育辦事處主編。步武承乏其間。未

嘗得志。旋研究社解散。步武落拓無歸。南之徐州。寄食雲龍舞台。因識蘇少卿。少卿賞其才。指導翊助。不遺餘力。步武乃稍稍自立。會客眷。徐州教育經費預算。縮減數千元。朗山崔知事。函邀津門名票友。冷紅館主。王君虞生等。爲演義務劇。藉籌經費。以道途遙阻。邀請配角。寥寥無應者。如慶頂珠。汾河灣。南天門等劇。皆以步武配演。數劇。邱固未嘗諳習。悉屬臨時教授。卽能領會登台。其聰穎過人如此。至爲衆所嘆賞。事後。隨冷紅館主張。乃權等（按。乃權亦津門青衣票友。胡琴極佳）如津。復由票友朱君邵。爲之說戲。如玉堂春。鴻鑾禧。醉酒等劇。率於此時研習。始搭津之第一台（老伶工尙德山所組織）及丹桂。以開罪票友。均不三日而輟演。迨客臘。津門忽失步武踪跡。其假父懼。乞憐於冷紅館主。爲之偵察。旋得乃權報告。步武已赴甯垣。居停主則爲孫小齡也。老邱乃南下。索於孫。孫固非弱者。斬不與。卒以居間之調停。獻千二百金爲老邱壽。行頭悉歸步武。嗣後斷絕關係。遂易姓氏爲王芸芳。繩祖卽其字也。芸芳在甯。初搭花園飯店。時人均以票友下海目之。其昧於真相。亦猶今日之滬人矣。芸芳歷史。知者或不乏人。而漠然者。猶比比是。吾知之。故不假諱飾。爲略傳如此。

★

★

★

★

★

★

探險家與紙烟 (1)

譯美洲報探險隊隊長佛蘭奇氏之報告

印度北境。埃佛勒斯 (Mount Everest) 山。高出海面二九二〇〇尺。向稱世界第一高峯。去年英國駐印探險隊。曾往攀登。得達距離海平線二七三〇〇尺處。已爲空前之壯舉。據其隊員言。彼時若非因所携紙烟用罄。則達其最高點亦屬易易云。

我人常見勞力者。每吸紙烟。則精神頓覺奮發。足見其功效之大。今讀該探險隊隊長佛蘭奇 (French) 氏之報告。尤足證明紙烟之功用焉。佛蘭奇氏之言曰。余與連長勃魯斯 (Bruce) 君。排長泰極白 (Tejvir) 君。既達高度二五五〇〇尺處。即將帳幕架起。時在下午二時。事後直達至次日下午七時。此二十八小時內。我儕並未將所携之養氣啓用。蓋余身畔有紙烟三十枝。其功效實較養氣爲大。此于無意中所得之經驗也。

(待續)

探險家與紙烟 (2)

譯美洲報探險隊長佛蘭奇氏之報告

蓋爾時山風甚寒。體溫驟減。加之空氣稀薄。呼吸之次數較之平時已須加增。心神頗不自由。幸第一日在下午四時左右。余即吸紙烟一枝。藉以鎮定神經。余之同伴亦各吸一枝。不意一枝未盡。我儕之呼吸已無須加以注意。神經亦頓覺安甯。然每枝之功效僅能歷三小時。故至次日下午五時。紙烟即吸盡。嗣後祇得啓用養氣。但終不能如紙烟之奏效神速也。

紙烟之能提神。非但探險家能言之。即航海家與醫學家亦莫不云然。今聞科學家已將烟霧化驗結果。雖不能完全滿意。然已查出一種化合物。名曰「霹利定」(Pyridine) 提神之功。或由此物所致。

今歲埃佛勒斯山之探險隊。業已多備紙烟與養氣。諸探險家有恃無恐。將來登峯造極。不難操券而待云。

(完)

一個自殺者

凌

影

女

士

馮卓文從大學畢業回家。伊母親行使強迫手段。硬拉一位素不相識的丁惠珍女士作伊的配偶。他是崇拜新文化的。竭力反抗買賣式機械式的婚姻。他常對許多同學說。我是主張自由戀愛的。我若不能達到由戀愛而結婚的目的。我甯願過我的單獨生活。

他雖是這樣說。但是他母親給他訂婚。他完全沒有反抗能力。只得遵從他母親。由她支配。

在他結婚那天。他許多的同學。最注意的就是他。

的。神。色。

他又着手。站在大廳上。兩目不時轉動。好似等待花轎一般。面上現着似笑非笑的形容。

很嘈雜的人聲。鑼鼓聲。還夾着一陣陣的軍樂聲。

……大家喊着看花轎啊！看新娘子啊！

他許多的同學。聽了這樣的聲浪。他們以為這種

怪聲。傳到卓文耳朵裏。不知是悲。是喜。他們心裏

都是這樣忖。各人的眼光。不約而同的注在他臉

上。只見他還是先前那般似笑非笑的站着。

花轎進來了。卓文你快來開轎門罷。好讓新媳婦

出轎。朝見祖宗。你父親在陰司看見這對兒媳也

許要笑出眼淚來呢……卓文的母親嘻開一張笑口嘮嘮叨叨的這樣說着。

新官人也害羞嗎。快來開轎門。啊爲甚麼躲了起來呢。新娘子在花轎裏等得不耐煩了……許多嘈雜的人聲說着。

他們正在催促着。忽見家裏的黃老媽子很驚慌的跑出來道。不得了。大少爺已在新房裏的床上……她正待接續說下去。卓文的母親先笑道。我當是甚麼一回事。值得大驚小怪的原來。大少爺害羞。躲在新房裏。床上她口裏說着。却掉轉頭來對黃媽道。你快去請他出來拜堂呀。你說。

吉時是不能錯過的。

不是啊。大少爺已經……死在新奶奶的床上了。好怕人的事啊。我是再不敢去了。黃媽說。

胡說那來。這事。今天是什麼日子。這話也可以混說的嗎。她口裏這樣說。兩隻脚却不由自主的移到新娘房裏去了。

她還沒有進房。已經嗅着一股血腥氣。等到走進房去。就看見新床上直躺躺的睡着她兒子。旁邊流了一大堆的血。她兒子的身體全浸在血泊裏。她兒子的死不能算是自殺的。但是殺他的人究竟是誰呢。

五香茶葉蛋 火腿粽子

呂雪英

「五香茶葉蛋火腿粽子」一種尖脆的聲音。每天晚上十點鐘光景。總要送到我耳朵裏。無論。是。下。雨。下。雪。刮。風。這。聲音總沒有間斷過。

有一天晚上北風刮得很利害。我正要睡的時候。這尖脆的聲音。又送入我耳朵裏來了。聲音比往常更來得尖脆。好像帶着些。淒厲的聲調。我不覺好奇心發。於是開出門去。將他喚進來。一看原來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赤着一雙脚。面目還生得整齊。眼內含着一泡清水。我於

是借買粽子爲由。搭訕着盤問他的身世。以下便是他對我說的話。

我姓王。名叫阿狗。蘇州人。我父親是做木匠的。因爲替人造房子。一個不小心。忽然屋上的橫樑倒下來。將他右膀打折了。所以成了廢人。前年忽然得了半身不遂的病。到現在還沒有好。我母親是早已死了。家裏全靠着我一個人支持。吃用我晚上賣茶葉蛋和粽子。早上賣燒餅油條。下午賣香港牛肉。陳皮梅。賣下來的錢。除去開銷。房錢。食用之外。簡直一個錢都積不起來。有時碰見那不做美的巡捕。那就是我的晦氣。這天好比沒有做生意。早上晚上做生意。還好。惟有下午最難熱鬧的地方。沒有我的份。都被那

五香茶葉蛋火腿粽子

二

些有力氣的同業搶去了。占住地盤。他們又欺我。年紀小。往往用野蠻手段對待我。我只好避開他們。冷靜的地方。又太冷靜了。甚至賣了一天。還不夠開銷。惟有早上的生意最好。因為上海人的習慣。早上非吃點心不可。我的主顧大半都是些車夫和苦力。所以有時好起來。千把銅錢。可以賣得。至於晚上。完全做的是公館人家。或堂子裏的生意。因為他們往往打牌。打到兩三點鐘。肚子餓了。不能不吃夜點心。這就是我的生意來了。非做到三四點鐘。不能歇手。但是一到天亮。又要起來做生意。雖是下雨。天下雪。天

也不能一刻間斷的。今晚又是我的晦氣。星來了。從八點鐘賣起。直到現在。一樣東西都沒有賣掉。又加上這北風吹得人。渾身發抖。看來今夜又是沒指望了。咳。

他一面說着。一面眼淚就同下雨一樣。直流一個不住。我聽到這裏。再也不忍聽了。模模糊糊拿了幾只粽子。在腰裏掏出六只角子。給他說道。不用找你通拿去罷。他接了。連連稱謝。才挑起担子。一路叫出去了。我照他所說的一字不更。寫出來寄給社會之花。也算代他伸伸冤。



夢

卓鏞昌

沉○靜○的○空○氣○將○大○地○籠○罩○著○那○一○輪○寂○寞○
清○朗○的○月○把○一○切○事○物○照○得○清○清○楚○楚○人○
們○白○日○裏○所○想○的○事○在○睡○夢○裏○都○表○演○了○
出○來○却○被○伊○的○光○一○幕○一○幕○的○發○現○出○來○
好○似○影○戲○館○裏○的○影○戲○

(一)

張○乞○兒○在○垃○圾○桶○旁○拾○著○壹○張○發○財○票○等○
到○開○彩○時○一○對○恰○好○頭○彩○的○號○碼○同○他○那○

夢

張○的○號○碼○一○樣○他○得○著○了○頭○彩○居○然○面○團○
團○作○富○家○翁○了○住○的○是○大○洋○房○吃○的○是○大○
魚○大○肉○穿○的○是○綢○緞○紗○羅○要○什○麼○有○什○麼○
有○時○閒○著○沒○事○同○姨○太○太○乘○汽○車○出○外○兜○
兜○風○又○又○麻○雀○真○開○心○………

(二)

一○箇○無○母○的○小○孩○子○瞧○見○他○的○母○親○再○再○
的○從○遠○而○來○就○哭○道○阿○母○你○到○什○麼○地○方○
去○的○呀○怎○麼○去○了○這○麼○久○才○回○來○你○去○了○
之○後○我○的○飯○沒○有○人○盛○給○我○吃○早○上○起○來○
我○的○衣○裳○也○沒○有○人○給○我○穿○上○晚○上○睡○覺○
也○沒○有○人○給○我○蓋○被○我○簡○直○是○沒○人○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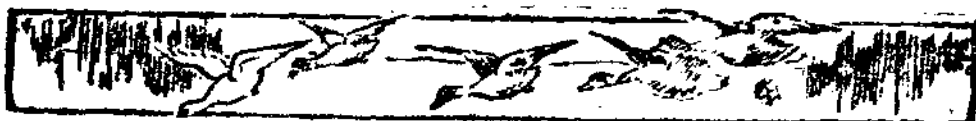


的孩子了。說著就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他的母親拿手巾替他擦眼淚。揩乾了。可是伊自己的眼淚早同斷線珠子一般撲簌簌地落下來了。她一面哭著一面說道：「兒呀，爲娘的可憐，不能撫養你成立了。但望你好好的讀書，努力上進，將來許有出頭的日子。那時爲娘的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咳，沒母的孩子真可憐呀！她說罷就隱隱而滅。他見他的母親忽然不見了，忙喊道：「阿母，阿母……」

(三)

張百樂拿了一枝筆，蘸滿著墨水，剛要下

筆寫信給伊。恰好用人拿了一封信進來，交給他。他連忙拿來一看，頭幾個字先映進眼簾的，就是封信左邊寫著的那「秦寄」兩個字。他見是伊人寄來的，就放在嘴上親了一吻。然後拆開來看。那上面寫的是……我們倆相識訂交已有三年了。去年在某公園裏，鴛鴦池畔，各以婚約相許。也有一年多。方以爲天荒地老，海枯石爛，不意家君竟以我許字某氏子了。噫，我們倆的目的……萬不得已，祇好含淚忍痛與你廢棄前約……





(四)

一箇穿白衣的婦人。左手托着一個小花瓶。右手拿着一串佛珠。走進房來。對伊說道。張婆婆。你認得我嗎。我不是別人。就是白衣大士觀世音。我見你狠虔誠的。日夜敬拜我。且你與我有緣。不久我就來度你。到天堂裏去。現在先賜給你一些甘露。好使你身體康健。張婆婆聽說是白衣大士。連忙跪在地上。不住的叩頭。口裏只是念道。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五)

他正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心裏正在轉他的「怎麼樣。方才可以將那某國退還

的庚子賠款。弄到手裏」的念頭的時候。忽然門開處。走進來一個人。從懷裏拿出一張紙。交給他。就走了。他連忙展開一看。卻喜得直跳起來。原來這是一張三千萬的支票。正是他日思夜想的東西。他得著這一筆款子。就作怪起來了。將那赫赫有名的女伶某討回了。做第十二房的小老婆。日夜的飲酒取樂。又運動那些議員。選舉他做副總統。金錢的勢力。果然大不幾天。他就由督軍一變而為副總統了。副總統做了。不一年。大總統死了。他就繼任大總統了。那時他的心裏。真快樂極了。



塵海四俠

洋裝四册定價一元二角

武俠小說



- ▲ 十大武俠奇觀
- ▲ 十大義俠奇觀
- ▲ 十大劍俠奇觀
- ▲ 十大女俠奇觀

件件是驚人之事。個個有超羣之技。其人如生
 龍活虎。其文如驟雨狂風。
 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一種義俠之氣。躍然紙
 上。令人廢書歎服。
 劍光人影。瞬息無蹤。一劍有一劍妙用。一人
 有一人絕技。煞是奇觀。
 黑夜藏仇。深宵搏虎。乃竟出之紅閨佳人。情
 節變幻。閱者更當拍案叫絕。



大舅婆

砰砰……砰砰……砰砰

那個敲門？

是我！

你是那個？

我是客人！

你究竟那一個？

我是你家的大舅婆！

來了！來了！

大舅婆

憶

曉

雲

樓

主

她下了樓，拔了關，開了門，一看是一位四十多歲的鄉婦，怔了一回，就道：

大舅婆從那裏來？爲什麼到這時候才來呢？

我因爲有一些要事，要和你家婆婆商量；

方才在那我的女兒那邊坐了一回，時間

晚了，你婆婆在那裏呢？

舅婆且請坐！用便茶！舅婆沒用過夜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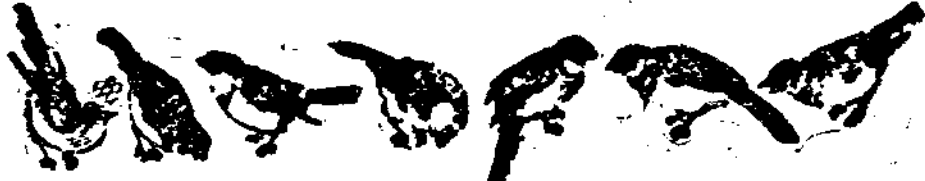
請你不要客氣！夜飯不必預備！我方才在

我女兒那邊吃了點心，正飽着呢；快請你

婆婆來！

舅婆今朝不湊巧，婆婆趁船往城隍廟燒





夜香去了，小妹妹一淘去的，她說明朝半上晝就回來，對不起舅婆，失迎了，婆婆吩咐我早關門戶，所以我一早吃過飯，就關門上樓，預備睏哩；請問舅婆府上那裏來這裏有幾多路？

我家住在前面村裏，離這裏沒幾多路，不過我今朝不見你婆婆，不能夠回去，怎麼好呢？

舅婆不怕委屈，就在這裏過夜罷！但舅婆沒用過飯，我去燒了來，

我真箇肚裏很飽，不要吃飯，我是很老實的，你千萬不要客氣！

她一壁講着，一壁用尖利的目光，打量這鄉婦的周身，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月白紡綢衫，繫了一條元色大襠舊式的裙，着了一雙布底元色帆布面的鞋子，襯着不甚白的洋線襪，手中拿了衣包，走路是大踏步的，她想我來此雖然不到一箇月，但我成婚那一天，不曾看見有這樣一位舅婆，婆婆也不會說起前村有一家親眷，心裏着實疑惑，轉想我新來晚到，不可怠慢親戚，想着就叫道：

舅婆夜飯真箇不用，我就不客氣了，但是很對不起哩；





那個不要緊……但我年紀雖然不大，走着路就怕吃力，現在想早睏哩。

那末請舅婆來婆婆房裏安置，我拿燈，請舅婆進裏面坐！

我想你婆婆不在屋裏，我不便到你婆婆房裏獨自一人睏着，就和你去一塊兒睏好麼？橫豎我的外甥不在屋裏，陪陪你好。

她雖然勉強應着，但是她心裏總十分懷疑，又不敢得罪於伊，就一同上樓去了；走上樓房，那鄉婦隨手帶上門，好像很熟悉的樣子。

大舅婆

外甥大娘：我和你今朝同床一夜，也是箇緣分，我們外甥出外幾日了？有這二位新娶老婆，爲什麼不多住幾天，滿了月去呢？他店裏有事，經理來信催他早去，所以前兩日就去了，請舅婆安置罷！

她雖然這樣對答應酬，心裏尤其覺得異致，十足有九分九厘的疑團，看伊舉止行動，聽伊聲音語言，十分奇怪，暗暗害怕起來，那時伊脫了鞋襪，去了外衣，雙腳豎床沿上，預備睏進去，一面并嚷道：

外甥大娘一同來，我們早點睏罷！

她這時候，心急了，四肢覺得冰冷似的，幾

三






乎要抖起來，「急則生智」她道：

舅婆請先安置，我外邊有一套已燥的衫褲涼着，忘記收了，去收了來，不多一刻就來的！

說着她很快的開了門，跑下樓來，開了門，仍輕輕地關了，上了鎖，輕輕地叫隣家開門，其時夜還沒深，隣家多沒睡靜，左右隣都開門出來，她將以上情形，戰戰兢兢的說了一遍，請隣人去認，兩家男女隣都跟她上樓去一看，就認得伊是個販衣客，大家拿住了伊，一時人聲嘈雜，四面隣人，聞聲都擁上樓來，有的說吊打，有的說送警

察所去，結果將伊當晚送警察所，經警佐詢問，伊說：我趁船回家去，船裏有一位老婆婆，帶了一個女孩子，說說談談的，和同船婦女們講着家務，我從旁聽得老婆婆家中，祇有一個新來的媳婦看守着，就起了意，改扮冒充親眷前去，我是半途上岸改扮的，意圖求歡，沒有別的歹心，請所長饒了罷！

著者按：這是我們附近村裏，最近的實在事實，因關係人家名譽，所以不把姓名寫出來，請看官們不必究詰罷！



溫柔鄉

鈍根

楔子

余生九歲。卽喜讀小說。以先祖母知書解吟詠。而體弱多病。遙夜失眠。恆以小說自遣。家君養志。到處購求。每自外歸。必有以獻。故先祖母寢室之外房。四大書架。堆積小說爲滿。余于定省之餘。輒揉升書架。抽取其有繡像者。竊把玩之時。復捉筆弄墨。依樣胡盧。最喜作忠臣勇將俠客美女之象。自視佳妙。更無比倫。則欣然黏之於壁。於是室隅屋角。纍纍者皆關雲長張翼德李元霸宇文成都薛仁貴楊宗保穆桂英包龍圖狄青黃天霸駱宏勳鮑金花。花碧蓮之玉照。先祖母見之。亦不以爲忤。嘗指余笑謂某戚曰。此吾家之拉

飛爾也。戚不解所謂。先祖母益笑曰。君不觀此四壁之畫像耶。吾疑置身意大利。然則意大利之大畫家。非拉飛爾不足擬吾孫也。戚乃大噱。余摹繪畫像。既徧。則進而試讀其文字。初擇最淺俚之盲詞。類爲四小冊。一部者更進。乃讀數十冊之長篇彈詞。如安邦定國志。天雨花。鳳雙飛之類。最後始讀紅樓水滸三國兒女英雄傳。以至聊齋西廂。而余年亦隨之俱進。蓋已十二三齡矣。時先祖課余讀督責經史。綦嚴。且須日作八股試帖。無間。余不得已。乃於夜間。然燭帳中。潛取小說。臥枕而仰讀之。一夜輒盡十數冊。旋爲先祖察覺。復於書案抽屜中。搜得閱過書目表一紙。中有小說二百餘種。而正徑書籍不及十分之一。先祖於是怫然不悅。反覆訓誡。尤以閑邪存誠。明哲保身爲重。余爲之感激泣下。卽遵先祖命。檢出金瓶梅。醒世姻緣。綠野仙踪。野叟曝言等二十餘種。拉雜摧燒之。以其間有描繪淫褻處也。實則舊派之長篇。

小說什九皆有淫褻之一段。攙雜其間。幾成定例。而舊社會之輕蔑小說。屏諸文學之外。亦卽以此。先祖當時。蓋深望余節省。讀小說之光陰。以致力於經史及古文。時文。蔚爲他日之用。豈知十年後。余入報界。竟以小說弋微名。先祖猶健。在每月朔。余必回里省視。先祖嘗笑謂余曰。曩患汝以小說荒正業。今汝乃以小說爲正業。天下事之難料。有如此者。言次。歛歎歎息。然揣其意。未嘗不以余自闢生活之塗徑。倖得別樹新幟爲慰也。嗚呼。先祖慈愛之懷。至於此極。當時身受之者。何以木然。若不甚覺。及今回思。乃覺酸心刺鼻。熱淚奪眶而出。蓋自今以往。余雖徹夜看書。雙目勞損。以至於盲。更無先祖爲之關切訓誡。余雖精心結撰。得成一箴。時砭俗。可傳千古之小說。吾祖亦不及見之矣。痛哉。余試讀小說之初。祇見英雄豪傑。無不成其偉業。才子佳人。無不成爲眷屬。竊以爲有志者。事竟成。天下無不可酬之志願。亦無不可。

化之惡人。凡百樂觀竊笑。厭世派之懦怯。無能詎知。不二十年。卽已飽嘗世味。看破人情。恨不徧造樂觀派之門。而告以處世之危險。于是歎小說之中。實以社會小說爲最有意義。最有價值。吾旣以小說爲業。在義當作一長篇。社會小說。警醒世人。庶幾稍盡天職。而余二十年來胸中鬱積不平之氣。亦得借此一稍傾吐。獨恨虛名累人。坐客常滿。絕少整暇。容我揮毫。雖或夜闌人靜。孤燈斗室。宜若可以伏案構思。暢所欲言。爲矣。叵奈細君不諒。橫來絮聒。誅求無厭。慾壑難填。世間富貴。逾我者永不滅絕。卽我生永無甯日。我欲待婦難救。平而後怡然爲文。譬諸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我於是發憤自擗。強制方寸收視。斂聽忘身。無我。夜叉之獠。山膏之罵。皆付之不見不聞。我心旣與身相離。則凡所受于身。有着于心。無着我。於是始得專心撰述。服務飲食。便遺會客。而外雖分秒之暇。不肯放棄。室人見我常伏屋隅。作書不輟。無復與

之。周。旋。則。喃。喃。而。詈。甚。或。攬。筆。擲。之。窗。外。余。仍。閉。目。續。其。文。思。魔。去。則。更。出。豫。儲。之。他。筆。揮。寫。如。故。如。是。者。不。知。歷。幾。許。歲。月。備。極。艱。苦。始。得。完。篇。昔。文。王。囚。羑。里。而。演。大。易。太。史。公。下。蠶。室。而。作。史。記。自。來。不。朽。之。業。多。出。蒙。難。艱。貞。余。今。所。處。雖。非。牢。獄。而。精。神。上。之。囚。苦。殆。有。過。之。然。則。此。書。以。懇。切。沈。痛。之。意。發。爲。淋。漓。酣。暢。之。文。雖。亦。間。以。滑。稽。其。中。實。含。血。淚。精。誠。所。感。庶。幾。可。以。傳。乎。書。名。溫。柔。鄉。間。者。必。多。擬。爲。豔。情。小。說。其。實。寫。情。之。處。固。不。能。免。而。作。者。之。意。絕。非。提。倡。戀。愛。夫。戀。愛。者。人。類。夢。想。中。兩。大。樂。事。之。一。萬。不。能。現。之。事。實。者。也。人。類。所。誤。認。爲。現。之。事。實。之。戀。愛。爲。短。期。戀。愛。短。期。戀。愛。非。真。戀。愛。也。真。戀。愛。者。必。其。男。女。之。性。情。相。同。才。貌。相。等。而。尤。須。彼。此。對。於。世。界。之。眼。光。社。會。之。感。覺。倫。理。之。見。解。人。生。之。意。義。志。趣。之。趨。向。絲。毫。無。二。而。後。可。以。同。居。偕。老。不。以。貧。困。見。憎。不。以。色。衰。見。棄。雖。百。年。如。一。日。然。而。若。斯。佳。

偶舉世能有幾人哉。古人言終老溫柔鄉。試按其實。果能以溫柔鄉終老。耶。吾未之見也。吾第見抱此慾望者。昕夕營營。勤求弗輟。雖至老死而無悔。自古及今。不可勝數。天壤間因此多事。而社會小說家亦于是取材無窮。惟取材者之目的各異。有取其穠豔以藻文詞者。有取其齷齪以快謾罵者。甚有取其穢褻以媚讀者者。余則不然。就人人心目中。希冀之溫柔鄉生活。特爲演繹而詮解之。寫已得者之痛苦。藉以警醒未得者之迷夢。迷夢既醒。方寸釋然。雖終未得而讀余小說。恍如身入其境。精神上不妨作已得觀也。夫精神上既得享受。溫柔鄉之樂。尙復何求。語云。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余爲進一解。既可大嚼。何必得肉。更爲進一解。果真得肉。反不如未得之快意。余個人私計。所以作溫柔鄉小說者。亦正此義。蓋生不能偶賢德。慧美之婦。惟有千筆端紙上。羅致千百美人。盡態極妍。周旋左右。我以神游。

其間顧而樂之可不復措意于軀殼所着之環境非溫柔鄉而冷酷鄉也噫拉雜書來不覺文辭之費恐讀者諸君蹙然厭矣今請閱我小說之正文。

三春雁訊

戲爲鈍公寄樂姪之作
嵌海上小說家及本旬刊編輯人名

劍舞

春深矣。桃紅蕉翠。柳暗花明。道途傳聞有養晦王公者。爲避市上竄塵。因集資築一園於十里洋場外。顏之曰社會之花園。園中碧梧參天。煙橋入畫。清波漣漪。小蝶紛飛。余解職後。退身自公。雄心已泯。澹泊可志。散淡異常。覺平日齷齪襟懷。入斯園輒蕩然如掃。緣卽謀之園主。下榻其中。逐日眠雲枕石。聽鷓鴣。看經。昂首對長天。笑彼雲端月瘦。鷓鴣聲聞夜半。梅子黃上枝頭。倦遊有日。卽着歸鞭。預計瘦菊初鶻。秋蟲唧唧時。必可使卿倚屏。嫣然笑我狂態如昔也。宜暖宜寒。珍重爲佳。

上海
大圖書公司
最新出版

詳註
分類

女界尺牘大全

精裝布面一冊……定價一元
並裝紙布二冊……定價八角

市上尺牘。大都偏重男界。間有少數女子尺牘。亦不甚完備。欲求一純粹女界適用者。竟不可得。本公司有鑒及此。編輯『女界尺牘大全』一書。臚舉女界應用之信範千餘通。分門別類。朗然可查。對於稱讚方面。推考甚詳。而艱深典故。特加極詳之註解。且定價低廉。以資普及。

美容

自來粉撲

自來粉撲 柔軟純潔 置入香粉 隨撲隨出
着面勻淨 一無痕藉 閉關用品 洵稱第一
(價目) 每個洋三角五分

妙品

橡皮粉袋

橡皮粉袋 顏色鮮艷 式樣精巧 攜帶輕便
盛滿香粉 芬芳不洩 名姝淑媛 人人必備
(價目) 甲種每個洋七角五分 乙種每個洋六角
內均附粉撲一個

聯益貿易公司

上海南京路勞合路口



時 事 彈 詞
風 流 罪 人
映 清 女 士

風流罪人

第十六回 費唇舌方欣意轉 返家庭又逐愁來

却說陸蓮伯坐在一隻躺椅裏頭聽曇花說出一段議論。

慚恨交加乏地鑽 奈女兒 妄生戀愛把親瞞 旁人終
屬旁人話 陸氏門庭怎洗慚

蓮伯想吾生平遇着別人家婦女偷偷摸摸幹出這種寡廉鮮恥的事來恨
如切骨。今朝吾自己親生的女兒也犯着同樣毛病如何叫我還可忍耐得
下呢。

故而他 長嘆聲聲無半語 眼珠注定買千金 道腴深
曉生身父 他每逢 氣極之時這樣形 又未便 打斷
良朋將父護 轉覺得 十分難處在中心

道腴正自無可奈何。那曇花何等聰明乖覺。焉有看不出的道理。

說聲老伯休憎怒 晚輩無知得罪深 萬事請看腴妹面

第十六回

好持和氣瑞門庭 稱告退 疾抬身 蓮伯還將小姐稱 多荷盛情言解
勸 自然感謝怎生憎 適間應有些須事 急欲東街走一巡 倘肯勿嫌多
簡慢

望在寒舍小住幾天與內人談談解彼愁悶。

過中秋然後返尊門 曇化答道當遵命 怎奈家中俗務紛 節後重行來府
上 奉陪伯母話談心 那曇花 鞠躬禮畢書房出 與道腴 仍過中樓一
座門 蓮伯穿衣移步速 去尋知己解愁枕 道腴啓口稱賢姊 奚用匆忙
棄我行 雖說節邊多事務 飄兒能體主人心 屈留在舍過佳節 稍慰高
堂無限情 姊若去時儂一個 孰商善策語調停 曇花道妹無庸慮 伯母
而今氣漸平 諒不致 意外變生難止遏

愚姊返舍把節賬及許多俗事安排妥愜。

必然是 重來妹處看分明

道腴道。然則今朝萬不能留你在此了。言次便有些眼淚汪汪。曇花笑道。腴妹你極開通豁達的。怎便出此兒女態。

寒門相距原非遠

如果你真遇難以解決的事情。

派箇人來姊便臨

非是我

鐵面無情留不住

實因那

許多庶務待吾身

道腴勉強將頭點

說道。姊姊既應許我真個遇着爲難事體。派人請你就來。

祇得今朝讓姊行

曇花又寬慰了道腴幾句說話。重復到陸太太那裏。說明就要回去的意思。陸太太也是苦苦相留。曇花答應一過節准復來此。於是陸太太打發人去喚乘肩輿。送賈小姐回去。不多一回轎子早到。曇花辭別陸太太道腴。他們母女。送至門首。看曇花上了轎。方始進去。曇花到了自己門首。就瞥見家人榮生。帶着一個了頭翠芳。正在走出來。此刻轎子已歇下來了。曇花走出轎。便喚住榮生。問他同翠芳往那裏去。榮

生垂着手答道。小人奉飄兒妹妹的話。帶着翠芳要到陸府中迎接小姐。不道小姐倒先回來了。曇花賞了轎夫四角洋錢的酒資。讓他們將轎子抬回。一面便直到裏邊。飄兒見小姐已歸。心中大樂。樓上急急忙忙下來。接着曇花。說道我因怕小姐真被陸小姐留住不放。明日就是節日。這許多事。誰爲分派呢。故想差榮生和翠妹妹來迎接小姐。曇花道。其實倒亦不必。我臨去時節。不是同你說過的麼。無論如何。我終得歸來過節。陸小姐豈能勉強留得住我。飄兒道。小姐不來。我心裏終覺得十分沒個理會處。曇花坐定。就把賬房裏諸先生喚到廳上。那褚念劬原是賈府上的一位老賬房。進出款項。都是他一手經理。幾十年功夫。從沒有過錯。真是一個忠厚老誠的長者。曇花父親在日。已是這位姓褚的經手了。到現在曇花已將近二十歲。故褚念劬。曇花倒也頗加敬重他。今聽小主人喚他。他忙把應付賬單。及收入款項。詳細開好的簿記。一古兒携拿着。將賬房門鎖一鎖好。逕到裏面廳上。曇花道。褚先生。這幾天你老人家多辛苦了。念劬道。也沒甚忙。不過近節。自然比較往常月底。收付終要煩雜一點。說罷就把賬目呈請小姐閱看。曇花向來極相信他。故而應酬從頭至尾。把賬單並收入數目看過一遍。便道褚先生。請你照老例支付一切。就是念劬退出來。自去核算料理。不在話下。曇花上樓。到房裏要預備措身換衣服。飄兒咨

照老媽子打上一桶熱水。飄兒把水傾倒在一隻洋磁大面盆內。就替曇花擦背揩浴。只見小了頭翠芳上來喚着小姐。說是陸家三小姐來了。可要請他上來。曇花一聽。很覺詫異。如何道暄今日會跑到吾這裏來。就對翠芳說。你去討陸小姐書房裏稍坐。因我正在浴身。我隨即就下來了。小了頭下樓關照。曇花胡亂叫飄兒揩了幾把。換上一身櫻白紡綢衫褲。他也懶得穿裙子。一手拿着一把細葉芭蕉小扇子。下樓到書房裏來看道暄。

那曇花 踏進書軒便吃驚 見道暄 玉容消瘦不成文 雙睛深陷雙顴聳
迥異從前貌出羣 暗暗思量真納罕 諒他有病在其身

忙道暄妹別來無恙。今日甚風吹得到此。真是蓬華生輝。

道暄強把笑顏呈 說道是 久別芳儀渴思深 自愧飄蓬無定處 離杭常
自駐滬濱 心旌搖系常思姊 良晤無時恨不勝 今日特來談契闊 望君
原諒莫生嗔 曇花道便多言重 久慕賢才學業真 只爲俗冗難擺脫 空
將玉度挂胸襟

曇花偷眼把道暄察看。見他滿臉的滯色。所謂容光煥發四個字。他剛剛和他成了个反比例。心中兀自暗暗歎息。照他人品學問。難道就沒个相當人物爲之配耦。偏要做出不尷不尬的事來。

一番思想呼暄妹 未識杭城何日回 定在府中勤侍奉 天倫樂事沒疑猜

道暄聽曇花一問。羞得他霞暈雙頰。心頭小鹿兒撞个不停。一時叫他那裏回答得出。講到道暄素性能言善辯。遠勝他姊姊道腴。但今日爲了自己做這虧心玷行的事兒。憑他要裝作一毫沒事的樣子。經人無意中提及。真如俗語說得好。賣藥就賣到有病的身上了。

凝神啓齒言搪塞 小妹是 身體懨懨最怕煩 另與友朋同住處 喜他房
屋却幽閒

曇花伴爲失驚道。暄妹。吾原看你神色遜常。面容清減。但究不知害的甚麼病。可曾看過醫生。服過甚麼藥。道暄道。不瞞姊姊說。藥吾生平最怕吃。好的醫生。真不容易瞧。大概說真方。賣假藥。胡亂用幾樣頭痛救頭。脚痛救脚的藥品。徒自耗費銀錢。欲想得着絲毫益處。就同水中捉月一般。以致吾終沒有向醫生問過訊。曇花道。賢妹的話。確是不差。不過有了病。一任他自愈。畢竟不是道理。萬一釀成重症。後悔莫及。還

是打聽个名家。請他看幾次。就曉得是甚症候。有的症可以不須服藥。或者只需弄幾樣東西。常吃代茶。也會好的。道暄只是一味搖頭不語。飄兒早裝出幾盆乾點心。又是幾碟水菓。泡上兩盞好菜。曇花道。賢妹隨意用些。道暄稱謝。說吾于小吃食物。現已一概戒除。請姊姊自己用罷。曇花想他一些不肯吐露他所做的事。吾何不邀他到樓上臥房之內。細細的盤問盤問。可有甚法子成全他們。也是朋友分內該做的。打定主意。忙道。吾與賢妹闊別日久。有好多說話。一時也不能盡說。不嫌褻瀆。可能移玉到樓上臥室中細談衷曲。藉慰我飢渴之思。道暄道。甚好。吾正要瞻仰瞻仰姊姊的寶房哩。道暄隨着曇花出了書房。曲折登樓。迤邐走進賈小姐房中。道暄道。吾記得去年寒假期內。曾到過尊府。姊姊的房。還在西邊一間。怎生現在換到這裏來了。曇花道。吾却不歡喜住着這裏一間。因爲有个緣故。那邊的一間房屋。是比這裏寬暢。倒是下面逼近廚房。有時南風頭。烟肉裏的灰要吹進來。檀子家生。常常弄得烏黑不清爽。所以纔搬到這裏。道暄道。此刻像上海工廠日多。煤灰那裏避得許多。夏天白色衣服。漿洗晒朗。終是烏勿三白勿四。雖說自來水便當。隔了夜便渾濁不清。真是討厭。曇花道。當時你住在學堂裏。衣服不是拿到外面去洗的麼。道暄道。每天洗衣作裏派人來收的。也有時節叫棧中媽媽們漿洗。我們那隻學堂。別的多。

舒服滿意。獨有舍監丁先生。這個人真是促狹不過。無論是誰。終背地裏要咒罵他的。曇花道。這是甚麼道理呢。道暄道。他對着你面子上。很客氣。一點沒有甚驕矜難近的樣子。暗底裏連你咽口氣。他便在那裏監視得異常嚴密。說句笑話。雖說多是一輩子女生。年紀稍大。難免有些個人祕密書信等件。一入他的手。事就糟了。他不管宣布得宣布不得。就和盤向校長門前托出。這種辦法。與衆人的感情。自然日趨惡劣。除却校長。當然十二分敬重他。其餘終沒個人講半句好話。說丁先生是好人。曇花笑道。其實他任了舍監。不如此也辦不了的。只要他沒有偏心。對待全校生同一嚴厲。當然不能說他是壞人。頂不好有種教員舍監。遇着富厚的學生。他總是另眼相看。應該責罰。他就媽媽糊糊。當作不聞不見。境况貧苦的。平時沒得好處到他。他便吹毛求疵。故意無中生有的挑剔。令人難堪。這種人吾也碰見過幾個。至今迴想起來。還是覺得髮指目裂。像你說的了先生。却能盡他舍監的天職。到底說不到他是壞人上去。曇花續又問道。暄妹。你不是去冬畢業的嗎。道暄冷笑道。畢業沒畢業。原不過一般子人的虛榮心罷了。我的資質本是極笨。甚麼算術哩。物理哩。歷史哩。自覺腦筋簡單。那裏弄得清楚。逢考的時節。臨時抱抱佛脚。不是請朋友教。就是問姊姊。做的幾篇東西。自家看看。一些兒也沒有生色。到後來揭曉。不是九十分。就

是八十分。真叫胡胡塗塗畢了業。拿他一張文憑回去。講到本事兩個字。那裏談得到。曇花道。賢妹這般說法。幾年工夫。彷彿在睡夢中過去。平日胡裏胡塗的上課。畢業也是胡裏胡塗的領憑。難道人家講的。一句笑話。笑罵人家是個胡塗蟲。這句話倒與你寫了一個小照了。道暄道。姊姊說話一點不錯。我當時却是這種樣子。曇花尙未打聽道暄所做私事。正想直捷爽快的問他。他必未肯說。隱隱約約敲擊幾句。他只是不理會我。豈非依舊沒有着落。一時曇花倒想不出如何可以提起這件事情。

目瞪口呆亦呆 細思量 將何言語問裙釵 只見那 侍兒入內來通報

葉府千金姊妹來

曇花道。賢妹。葉紀勳。葉紀樁。大概你終相熟的。道暄聽見說紀勳姊妹來到此地。心裏就生出不少的恐懼。一想我若不走。必然與他們相見。此事如何是好。便對曇花道。妹與紀勳有大大的仇恨。既是他們同來。我要走了。好得在杭就攔十天半月還未定。另日再行到府罷。曇花道。難道賢妹到此。連午飯多不吃。就此走了嗎。這也不像是個同學知友了。紀勳等情性。姊也素知的。待人極其和平。怎生與賢妹結甚仇恨。此時見道暄顯出很不耐煩的形狀。說道。一言難盡。待妹快走。好前客讓後客。你要明白我們所以結

成仇隙的緣故。慢慢的待我來告訴你。道暄說完幾句話。立起身來。略略鞠躬點首。出了曇花臥房。逕自下樓走了。曇花免不得隨後相送下來。又說了些待慢的話。道暄也不在意。到了院內。問侍兒道。兩位客人現在何處。侍兒道。在前廳等候小姐。道暄立定脚。便問曇花。府上可有後門的麼。曇花答道。後門便在這左首門裏出去。向南轉彎。道暄道。既有後門。我也懶得走前面和他們招呼。姊姊你儘管請使。去接待客人。費心小了。頭領我向那邊走就得了。曇花看他形狀慌張。祇得說聲再會。由了頭陪他向後門出去。一面曇花心中十分疑訝。想紀勳與道暄不知如何會有仇隙。真是天下事。非人所可逆料的了。走到前面廳上。紀勳紀椿兩人。笑容可掬的走過來。叫聲曇花。你倒沒有出去。我們來得還算巧。曇花道。勳姊椿妹。久已彼此不曾覲面。府上都好嗎。紀椿道。我家五弟。弄出一樁禍事。姊姊可有些風聲聽得。特來請教。曇花道。令弟成親未久。他向來也極志誠。有甚禍事發生呢。愚姊這裏確實一些都不知道。紀椿道。方才我們進來的時節。姊姊在那裏。曇花答道。剛巧有個同學在樓上談天。紀勳接口道。是那一個。說出來不知我們認識不認識。曇花想要瞞着捏句謊話。恐怕他們先已曉得。反爲不美。你道說起來大約你們也認識的。就是陸道暄。那知紀勳紀椿不聽又可。一聽是陸道暄三个字。

兩人各把臉容沉 緊蹙蛾眉怒十分

紀勳說道。曇姊。這陸道暄那裏還好算他是個人類。虧他有這面孔跑到你府上來。曇花笑說道。勳姊緣何如此盛怒。難道道暄在你姊妹跟前。有甚不是之處。紀勳道。我來告訴你。我家五弟。本來在上海虹口。一月五金號裏任跑街的職司。進款尙還不惡。自從去春討了親。與弟媳倒伉儷和睦。家母心中非常快樂。因爲當初定親的時節。五弟聽得一句傳來的話。說是新娘娘醜陋難看。拿過來的照片。是他妹子的。五弟便嘔氣。決計不肯討。後來費了好多心思。請他知己朋友勸導再四。他方才有些回心轉意。後來討了過來。雖不能說人品一等的好。終還算立在人叢中。可以過得去。五弟經我們姊妹極力解說。他們夫妻感情果是一天好似一天。合家長幼。丟去一樁大大心事。咳。又誰知這道暄的混蛋。竟會把五弟迷惑住了。連家裏都不想回來。每月寄慣的開銷。也分文無着。他在上海租借了一幢房屋。與道暄形影不離。儼同夫婦。號裏頭空了一千多塊洋錢的帳。現在生意歇掉。人也弄得不成模樣。曇姊請你想想。這不。是道暄害我們的麼。曇花想我聽得道腴告訴我。說是結識一個姓顧的。怎生又與葉老五有了花頭呢。今聽紀勳姊妹說來。是鑿鑿可據的。諒情他們也不致無中生有。況且方才道暄聽見紀勳來到。一種慌張形色。益發實有其事。無疑的了。曇花祇得假做不曉得的樣子。道勳姊。不信道暄。竟如此的不成材。現

在令伯母的意見想怎樣辦法呢。紀勳道家母。你素來曉得的。他年紀雖近七十。性如烈火。沒有人攔阻得住。他口口聲聲。要鬧到陸家去。尋蓮伯拚命。我們兩人暫且把他勸住。專誠來看曇姊。知你與他家也有同學交誼。或者有甚好法子。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倘若張揚到外邊去。姓陸的固然丟臉。然而我姓葉的也未必有光采。曇姊請你想想。我的話可有點意思麼。曇花點點頭。道勳姊畢竟有見識。這種事不幸已經發生出來。即使涉訟公庭。彼此都沒益處。還是從長計議的爲上策。

正所謂 一波平復一波興 焦透曇花好女心 葉氏兼親非泛泛 陸門同

學誼還深 道暄闖下滔天禍 怎樣彌縫兩得平

道勳姊辱承你不棄。枉顧敝舍。欲與我商榷。據管見看來。萬萬不宜操切從事。須當緩緩思量。擇一善策。徐圖解決。否則縱使令伯母把陸氏門牆。擣毀一空。于事仍屬無濟。紀勳道。所見極是。但曇姊終必爲我們劃策。如何可出心頭之氣。難道眼睜睜一任他們蠻做。使弟媳憂鬱成病。決無此理。曇花側着頭想了半晌。說道計策是有一條。但不識你們贊成不贊成。紀勳道。曇姊。你儘管放胆說出來。無論若何。終不能怪你的。曇花伸着兩個指頭。說出話來。有分教。

頓看怒火銷冰雪 紛斬情絲絕雨雲 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趣聞

卿須輯

●雄尼計敗

(廣東)

△請嘗鐵窗風味

香港九龍新界元朗拗頭觀音山。有一凌雲寺。寺中主持爲十姑。其中雛尼以十六七歲者居多。本港般富少妾。亦多在此帶髮修行。持齋念佛。此處地方清幽。風景亦好。

社會趣聞

一日有一少年和尚。自認名李應

正者。廿五歲。湖南市橋人。扮作尼

姑模樣。竟於晚間闖進該庵借宿。

說出許多謙遜之詞。且謂彼此都

屬出家人。此次到新界。不過要求

借宿一宵。明日便行。各雛尼以彼

此同道。毅然允之。詎該少年和尚

臨上床睡時。又要求將燈熄滅。據

謂兩日向有舊患。晚上不能見燈

火等語。各尼見其舉動詭異。已起

猜疑。旋又聞其叫息燈方睡。更加

疑惑。聞各尼之房。每一房有三四

張床。亦有同床而睡者。各尼乃走

報主持十姑。主持亦以此人來歷

不明。遂下令逐之。奈和尚不肯去。

且謂若要將我驅逐。須交我七十

元。否則深夜我斷不肯去。且此處

地方。未知有無虎狼。吾深夜外出。

難免爲猛獸所噬。出家人以慈悲

本島可如此云云。十姑見其強
乃走告紳士鄧伯侯。同上拗頭
局報案。當時所報。不過謂有一
來尼姑。強留不肯去而已。並不
知此爲和尚也。幫辦立刻派出華
不前往將其捕獲。解返警局。查驗
時始悉其係男身。當值幫辦大怒。
立將其控案究辦。(一)控其向尼
勒索七十元。(二)控其意圖姦污
米尼姑。共兩罪。經解上新界平山
田土廳。由榮鍾士裁判司提審。和
阿眉目清秀。面白唇紅。惟兩目患
近視。當解到新界時。大埔元朗拗
頭一帶土人。觀者爭先恐後。咸欲
一見假尼姑之面目。至時由該庵
尼姑上堂指證。略謂凌雲寺爲清
淨人所居。素分男女客廳客房共
三所。一所爲男界招待。一所爲女
界招待。一所爲尼姑自居。不料被
告自認係尼姑。吾等見其裝束舉
動。皆似女人。乃留之過夜。帶入女
招待房。豈料被告要滅燈而寢。且
察其行爲。實有可疑。乃報知主持
驅逐。被告又云要七十元。方允去。
所以報差館云云。後由一百廿四
號英差與華探徐南次第上堂指
證。謂曾在差館搜驗被告之身。而
被告被徐南拘到差館時。亦認男
子云云。被告對官言。彼是湖南人。
不曉廣東話。土人亦不懂伊言語。
致有誤會。實則他到時已認係男
子。尼姑將他驅逐。吾乃索七十元
爲返湖南水脚耳云云。官錄供畢。
判被告人入苦工監六個月。李聞
判。求官減輕。叩頭如搗蒜。官判畢。
拗頭土人又要求英差將和尚帶

出環遊村鄉一逼。俾鄉人得以一見和尙仔扮尼姑之真相。英差准鄉人之請求。乃將和尙環遊坪頭。方搭火車來港。押入監獄云。

●求雨得旱牌

(河南)

▲豫官場之迷信

豫省習俗。天氣久旱。即為祈雨。祈雨不得。即到邯鄲白龍王廟求取鐵牌。(鐵牌上皆有某省某年求雨得雨年月日時字樣)日前開封縣王蘭塘因祈雨不得。派人到

邯鄲縣求取鐵牌。詎意所取鐵牌。

乃前清光緒三年。豫省最大旱災

時所鑄之鐵牌。求雨人心大為惶

惑。開封孟道尹日觀旱災將成。又

派委員赴邯鄲再求。及至取到。又

為光緒三年山東省大災所鑄之

鐵牌。因之近日人心益形驚懼。兼

以二麥枯槁。秋禾至今未能種播。

農民更為惶恐云。

●雄雞有卵

(南洋)

▲真是海外奇談

南圻堤岸吧哩街永春酒樓。宰殺

雄雞一頭。剖解後。見腹內有壳蛋

一隻。不禁大詫。雄雞有卵。未之前

聞。是時在場目擊者數人。皆謂奇

異。鄰近聞之到觀者。亦趾錯肩。駭

此蛋現為該號保存。衡之重三錢

二分。形如水魚。且亦無母雞混集

其中。此誠千古罕有。俗謂甘羅見

秦穆公。謂乃祖觀雄雞生蛋。傳為

茶前酒後之談。不圖今日竟真有

雄雞之蛋。天道有時而不測。豈畜

類亦有變象歟。一般博物家。又多

一研究之資料矣。

●運土妙法

(吉林)

酌酬資金。如是者已久。迄未發覺。

●始亂終棄

(湖南)

▲火車頭內之秘密

此法最為妥當。萬無一失云。

▲多情女偏逢薄倖郎

東省烟土之出產。一為下江一帶。

●有女同車

(山東)

有李秋生者。前求學衡陽時。與某

由航路而來。一為東山裏各處。由

▲泯除男女界限

女校學生桂英。海誓山盟。以白頭

火車而來。山裏之烟土。除旅客設

近來世風不古。人心日偷。無恥之

相約。詎秋生來省垣某中肄業。又

法秘密攜帶之外。又有火車頭代

事。層見迭來。浪子淫女。醜態百出。

與女生吳某。發生戀愛。棄桂英於

運之說。據熟悉此中情節者云。由

日前濟南商埠二大馬路。有少年

度外。而桂英以為言猶在耳。不至

綏開哈之列車。不論客車貨車。以

幼女並乘人力車一輛。年均十七

相違。未幾。桂英又升學省垣某女

販賣煙土為業者。多託火車司機

八歲。互相摟抱。戲笑言歡。喜氣揚

校。不期與李秋生在旅館相遇。而

之人。裝於火車頭內。迨車抵站。即

揚。恬不知恥。觀幼女形狀。確係妓

使君已有婦矣。桂英擬起訴審廳。

將車頭卸下。照例上水。行至天橋

女。雖云所為係皮肉生涯。然亦太

又無正式婚約。只得自嗟。遇人不

附近。司機人即將煙土交與客人。

不知恥矣。

淑而已。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概。任。撰。述。仍。來。海。內。宏。派。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途來示。有不愛酬者。亦請自行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千乞示明。以便通借。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此例)尚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如里泰育社收)

鈍根拜啟

廣告刊例

位地	廣告	
	特等	頭等
全圖刊費	四拾元	參拾元
半圖刊費	拾六元	拾二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 版 權 所 有 轉 載 必 究 ★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十五號初版

社會之花 第二卷 第一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大陸圖書公司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定價及郵費表)

冊數	價目	本埠	國內	日本	香港	澳門	各國
每十日出版一冊	每冊	一元	一元一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半年十八冊	六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全年三十六冊	十二元	十八元	十八元	十八元	十八元	十八元	十八元

社
會
寫
真

消長日
增閱歷
陶情樂意是小說
社會寫真有價值

新武 林潮

本書寫杭州最近
宦海風雲。妓寮
史。以及復辟怪劇
名人。洵事。凡一切
衆生之爾詐我虞。
蕩婦淫娃之放任行
爲。莫不袍笏登場。
妓女照片及武林風
景十六張。尤爲錦
上添花。以此排
貴閱。可稱獨步。
洋裝一册定價九角。

風流 少年

本書所記事實。風
流狎暱。奇而有
節。共分十編。而
一。往情深。卒得
果。或青樓滿座。
。或應不。或則
。或岸。或則
。或往。或則
。或色。或則
。或令。或則
。或洋。或則
。或裝。或則
。或一。或則
。或册。或則
。或定。或則
。或假。或則
。或三。或則
。或角。或則

新式 夫妻

婚姻之事。日新。則
。或夫。或則
。或妻。或則
。或記。或則
。或庭。或則
。或出。或則
。或家。或則
。或百。或則
。或想。或則
。或風。或則
。或生。或則
。或抽。或則
。或的。或則
。或保。或則
。或洋。或則
。或裝。或則
。或一。或則
。或册。或則
。或定。或則
。或假。或則
。或三。或則
。或角。或則

新社會 怪現象

本其描摹新社會
。或種。或則
。或怪。或則
。或凡。或則
。或學。或則
。或可。或則
。或一。或則
。或覺。或則
。或會。或則
。或笑。或則
。或洋。或則
。或裝。或則
。或一。或則
。或册。或則
。或定。或則
。或假。或則
。或四。或則
。或角。或則

風流 美人

美人而曰怪。則情
。或事。或則
。或人。或則
。或莫。或則
。或佳。或則
。或本。或則
。或李。或則
。或美。或則
。或洋。或則
。或裝。或則
。或一。或則
。或册。或則
。或定。或則
。或假。或則
。或三。或則
。或角。或則

購